

炎夏之都
朱天文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炎夏之都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Chapter_1

《炎夏之都》

朱天文作品集 相关书评 洁尘：提笔就老

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和朱天心姐妹俩长得并不像，天文比较严谨，天心则比较娇黠，但都是标准的闺秀模样，也很符合闺秀姐妹一庄一谐的基本模式。我看的是她们俩年轻时的照片，天文1956年生，天心1958年生，现在都过四十岁了。现代女人过了四十如果保养不错还是挺经得住的，文、心想必还是年轻的。

但文、心的文心却是老的，从她们提笔的花季时期开始，就已经老了。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她俩的小说集简体版，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序是詹宏志的论文《一种老去的声音》，朱天心的《威尼斯之死》，序是王德威的论文《老灵魂前世今生》。两篇论文都很感性，一己之见且不容置喙之处不少，但这个共同的“老”倒是颇让我认同。没有一个“老”字，天文和天心不能写出这么些鲜艳骇人的小说。

詹志宏说朱天文，“一径描写热闹的、炫目的、芳香的事物，却透露了腐烂前、衰败前的有机分解，”而且是，“写得若无其事”。王德威说朱天心，“她的作品充满怨毒之气”，“从最繁华的所在看到最寒凉的废墟”。这两段话都深得我心，只恨不是我说的。从此也有一个结论：天文和天心在行文上恰恰与俩人在外观上给人的感觉相反，也可以说，天文比天心更加颓废，更加放浪，更加虚无。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着力的人总是有希望的心情在里面；漠视的人往往十分彻底，连自己的绝望也一起漠视。

天心也谈到她的姐姐，怎么说？在她的小说《威尼斯之死》里：

“……有时候我仿佛身处花房，困于两株茂盛的川桐树下，无窗的那一整面墙倒挂各式干燥花叶并发出木乃伊的气息，我被迫饮着魔女打扮的店主女孩所建议的一种阿尔卑斯山植物草茶，才发现我现下最想写的一篇东西已被我一位女同业写去，

你看过吗，去年在文学圈引起一阵讨论的小说，描写一个才二十五岁却老衰若僧尼的女子，隐居似的在某大厦顶端筑一间咖啡味道的小屋，成天晒晒药草、自制怪茶、看看落日和城市天际线，是我近年看过最恐怖的作品。”

这篇小说就是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天心的“恐怖”一词用的甚是厉害，是刀子嘴，也是豆腐心，很让人怜惜。有一个才华超群的姐姐作同业，个中滋味怕是酸甜各半。我看《世纪末的华丽》，看到是“荒凉”。在世纪末时尚中沉溺迷醉且自觉抛弃灵魂的一个女子—米亚，外表娇艳欲滴，内里枯萎干涩；这应了一句话，“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金玉是自然的，败絮是自愿的。我仿佛看到了青春肉体包裹下的森森白骨，又仿佛在墓园里目睹怒放的花朵，人生的荒凉还有什么比这种想象更甚？米亚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巫女形象，有太强的寓言性质和震憾力量，天心所言的“恐怖”可能也是这个意思。

提笔就老。是有这样的作家，而且，在我看来，只有女作家才有这种可能性。男女作家的大多数是急急地写慢慢地成长，合情合理，让人放心。但隔上个几十年，就会出现那么一两个女作家，就像刚刚转世过来但遗忘密码弄乱了，一开口就黯哑苍老，把前世今生未来给拉通了讲。她们开口讲事，有的这样开头，“……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是张爱玲著名的《金锁记》；有的这样开头，“她看见闪电与雨光打在玻璃长窗前的拼花地板上。她说，陌生人时常差遣他们的影子来床边拜访她。……”这是朱天文的《伊甸不再》；还有这样开头的，“嘿—别紧张，没有任何人死，没有任何事发生。”这是朱天心的《威尼斯之死》。

我所说的提笔就老的女作家，张爱玲当然是首选，还有朱天文、朱天心等（这个“等”字包括亦舒等。又是一个“等”，跟圈套似的）。在文学上，她们是老不成祖母的，因为她们没有皱纹，没有“逐渐”这种过程。朱天文和朱天心跟张爱玲之间是有关联的，她俩的老师是张爱玲的前夫、那个作人和作文都十

分复杂、滑腻、苍凉、空寂的胡兰成。难道，走近了胡兰成的女子，就会在瞬间明白“死生契阔”的道理？也会当然地成为“临水照花人”？这个问题没有道理但有兴趣，容我仔细想想。

朱天文作品集 相关书评 詹宏志：一种老去的声音（1）

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和朱天心姐妹俩长得并不像，天文比较严谨，天心则比较娇黠，但都是标准的闺秀模样，也很符合闺秀姐妹一庄一谐的基本模式。我看的是她们俩年轻时的照片，天文1956年生，天心1958年生，现在都过四十岁了。现代女人过了四十如果保养不错还是挺经得住的，文、心想必还是年轻的。

但文、心的文心却是老的，从她们提笔的花季时期开始，就已经老了。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她俩的小说集简体版，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序是詹宏志的论文《一种老去的声音》，朱天心的《威尼斯之死》，序是王德威的论文《老灵魂前世今生》。两篇论文都很感性，一己之见且不容置喙之处不少，但这个共同的“老”倒是颇让我认同。没有一个“老”字，天文和天心不能写出这么些鲜艳骇人的小说。

詹志宏说朱天文，“一径描写热闹的、炫目的、芳香的事物，却透露了腐烂前、衰败前的有机分解，”而且是，“写得若无其事”。王德威说朱天心，“她的作品充满怨毒之气”，“从最繁华的所在看到最寒凉的废墟”。这两段话都深得我心，只恨不是我说的。从此也有一个结论：天文和天心在行文上恰恰与俩人在外观上给人的感觉相反，也可以说，天文比天心更加颓废，更加放浪，更加虚无。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着力的人总是有希望的心情在里面；漠视的人往往十分彻底，连自己的绝望也一起漠视。

天心也谈到她的姐姐，怎么说？在她的小说《威尼斯之死》里：

“……有时候我仿佛身处花房，困于两株茂盛的川桐树下，无窗的那一整面墙倒挂各式干燥花叶并发出木乃伊的气息，我被迫饮着魔女打扮的店主女孩所建议的一种阿尔卑斯山植物草茶，才发现我现下最想写的一篇东西已被我一位女同业写去，

你看过吗，去年在文学圈引起一阵讨论的小说，描写一个才二十五岁却老衰若僧尼的女子，隐居似的在某大厦顶端筑一间咖啡味道的小屋，成天晒晒药草、自制怪茶、看看落日和城市天际线，是我近年看过最恐怖的作品。”

这篇小说就是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天心的“恐怖”一词用的甚是厉害，是刀子嘴，也是豆腐心，很让人怜惜。有一个才华超群的姐姐作同业，个中滋味怕是酸甜各半。我看《世纪末的华丽》，看到是“荒凉”。在世纪末时尚中沉溺迷醉且自觉抛弃灵魂的一个女子—米亚，外表娇艳欲滴，内里枯萎干涩；这应了一句话，“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金玉是自然的，败絮是自愿的。我仿佛看到了青春肉体包裹下的森森白骨，又仿佛在墓园里目睹怒放的花朵，人生的荒凉还有什么比这种想象更甚？米亚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巫女形象，有太强的寓言性质和震憾力量，天心所言的“恐怖”可能也是这个意思。

提笔就老。是有这样的作家，而且，在我看来，只有女作家才有这种可能性。男女作家的大多数是急急地写慢慢地成长，合情合理，让人放心。但隔上个几十年，就会出现那么一两个女作家，就像刚刚转世过来但遗忘密码弄乱了，一开口就黯哑苍老，把前世今生未来给拉通了讲。她们开口讲事，有的这样开头，“……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是张爱玲著名的《金锁记》；有的这样开头，“她看见闪电与雨光打在玻璃长窗前的拼花地板上。她说，陌生人时常差遣他们的影子来床边拜访她。……”这是朱天文的《伊甸不再》；还有这样开头的，“嘿—别紧张，没有任何人死，没有任何事发生。”这是朱天心的《威尼斯之死》。

我所说的提笔就老的女作家，张爱玲当然是首选，还有朱天文、朱天心等（这个“等”字包括亦舒等。又是一个“等”，跟圈套似的）。在文学上，她们是老不成祖母的，因为她们没有皱纹，没有“逐渐”这种过程。朱天文和朱天心跟张爱玲之间是有关联的，她俩的老师是张爱玲的前夫、那个作人和作文都十

分复杂、滑腻、苍凉、空寂的胡兰成。难道，走近了胡兰成的女子，就会在瞬间明白“死生契阔”的道理？也会当然地成为“临水照花人”？这个问题没有道理但有兴趣，容我仔细想想。

朱天文作品集 相关书评 詹宏志：一种老去的声音（2）

—— 评《世纪末的华丽》

1.混哥青春不再——

可怪的，这一次，朱天文写出了「年纪」。本来，「成长」一直也就是朱天文作品中反复吟唱的主题。但在她过去的作品中，成长的意义更经常是罪愆的救赎、是化蝶的变身、是向一切无奈无聊无知告别的启蒙。就像里吧，那位无心又无知致令母亲自杀身亡的小毕，多年后以一身中尉军官制服再现于同学会中，「他的瘦，如今是俊挺；黑，是健朗」，伤心往事风散而去，时间与成长熨抚坎坷。是呀，成长就是药方，成长就是希望，让我们让我们都快快长大。

但那是年轻人写的年轻故事吧？走过山头就要下坡，成长就是衰退，英雄就是老贼。如今，朱天文笔下的「成长」，如何竟都变换一副苍凉沙哑的声调；这一系列的小说，如何竟都包括一位沧桑于心的人，

独自在那里，倾听自己体内卡兹卡兹钙化老去的声音。

是的，我相信朱天文这一次写的是各种各色青春逝去的故事。青春不再的固然可以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老人，像里年已七十的柴明仪；但更可能是一批批以「浪掷青春」为务的混哥混妹们，他们有的正处于四十岁的中年危机（翔哥，），有的刚刚「三十啷当岁」（小佟，），有的已经号称「最老，二十五岁」（米亚，），有的则是现实的二十岁和幻想的三千岁（林晓阳，）。

他们从二十岁到七十岁，共同都感觉到「青春」逝去-然而，在这里，「青春」是什么东西呢？

青春是还未发生却可能发生的事，是过去的世界小而未来的世界大。在朱天文早期的作品里，青春是角色的救赎之道，只要通向那未来无限可能性的世界，旧有的错误、罪过、苦痛都有机会换穿另一件俊

挺的新衣，以新面目迎向新世界。

如果，如果一切该发生的都已发生，未来的世界是可预见的窄小，剩下的是重复、消沉、枯萎，「长大」只是老去，不再有改进的意思。更令人畏惧的是，世界并不与我们共同老去，它会继续翻新，会有更多拥有大量青春可挥洒的新人冒出来，弃我们于角落独自老去。这就是朱天文的青春消逝寓言，是这样的意思吧？

混哥混妹们也许最容易感觉到沧桑、在「这个圈子里，三十已经很老，很老了」（），因为他们曾经如此用力地抛掷青春，把未来的可能性耗尽了，等在前面的不是什么光明多彩前景，而是局于

属于更年轻的人的世界里「不断猜测，疑忌，自惭，渐渐枯萎而死」（）。｜｜因而我们知道，「混」是多么奢侈豪爽的举动呀！流星穿过气层一般，火柴划过磷纸一般，瞬间的璀灿和永远的黯淡。

2.我歌颂过肉体——

朱天文的转变，也许在《炎夏之都》中的同名小说已见端倪。那位年轻时一发可以从台北骑机车直下高雄的吕聪智，在家庭琐事与营商生涯的重复消耗中，「想起了多年以前所爱的人的那句话，有身体好好，有身体好好……」歌颂昔日青春的身体，对照如今的槁木死灰，其中已有老去的心境。

从开始，朱天文加本变厉，一头栽进对衰老的描写。在《世纪末的华丽》的各篇小说里，朱天文以华丽熟艳的技法笔调写人生腐坏前的一瞬，充满着对人生苦短的感叹，对蜉蝣众生的同情，以及对一切青春的伤逝。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天文种种（1）

青春逝去的表征始于肉体，朱天文延续了对肉体今昔的描写。在里，当老师父手指摸到年纪可做孙女的女孩凉软的胸乳时，「肚底抽起一丝凌厉颤动」，一下子察觉「四十年过去了」；在里，年轻时的翔哥和哥儿们带着马子同间屋里一起轧，轧完换过马子立刻又轧，然而如今的翔哥碰见生猛的双十年华康乃馨，不得不装醉卧倒避开年轻女子的纠缠；在里，十

七年前被猎的幼齿小佟，如今是夜晚普渡众生的肉身菩萨，身体已是「一具被欲海情渊腌渍透了的木乃伊」；……

可能最激烈的肉体描写应是来自。事实上这一篇时间订在一九九二年的小说，并没有一个字正面提及身体；小说花费大量篇幅细细描述各种服装时尚与身上饰物，相对地逐步揭露一个行尸走肉的身体。那位二十岁决心不再「玩」如今年已二十五的模特儿米亚，她沉迷于各种香气和色彩的技艺是因为她感到「年老色衰」；她不再鬼混因而「定于」一位四十二岁的有妇之夫。｜｜好一座遍洒香水装点鲜花的所多玛！

3.你只能活两次——

是的，你、我们，都只能活两次。一次青春璀璨，不知衰老可能降临自己的身上；一次守着逐日干涸的身体，看着逐日陌生的新世界，回想那些曾经发生的事以及未能发生的事。

是的，我们都只能活两次。一次从无知而终于有知，一次从自以为有知而终不得不承认无知。在从前，朱天文的作品写前半段，那些年轻的生命终于「告别无知」的故事；如今她写后半段，说的是「年纪是无知的起点」的故事。

你会逐渐对世界一无所知，尽管你是人们崇拜求治的老师父，你对孙儿们看牛肉秀录像带的世界是一无所知（）；尽管你是不断追逐ＫＴＶ、香肠族、及一切新事物的大混哥，你对家中学日文的黄脸婆、逐渐长大的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是一无所知（）；尽管你是熟知米兰、巴黎、东京一切风情消息的高品味新贵族，出了城市的霓虹墙就是你从不曾有消息的荒凉异国（）；……

你只能活两次，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来自另一个生命的消息。柴师父让清新女体唤起了四十年前自己的承诺；不再有创作的作家被一个撑伞兀来的年轻人搅翻了一桶酸涩的记忆（）；小佟在一个下午的茶艺馆里竟然悟道般地重回十七年前的清纯；……

你只能活两次，一次是可能性不断增加，一次是可能性逐次减少。我们甚至以为用力追逐可能性，就能保住青春，就能掌握世界。像翔哥每星期五到狄斯可舞厅寻找各种可能上床的

俪史；像米亚直接踩着与欧洲时尚完全同步的风讯；像不写作的作家奋力搜罗信息擦亮敏感度；然而这些力量终要衰竭，夸父追日，世界仍然降降向前滚去，新人类与新事物仍然泉涌而出，我们终究注定要孤独衰老，靠记忆存活。

4.天地不仁的酷——

万物有生有灭，万物之灵不能例外，这简直公平得天地不仁，可骇的是朱天文也写得若无其事，酷得。

一径描写热闹的、炫目的、芳香的事物，却透露了腐烂前、衰败前的有机分解，这位技艺圆熟、见解融达的朱天文是来到她写作生涯的高处了。葛林（Graham□Green）曾经?br/
＞Q道沙奇（Saki）的作品是「夺目、悦心」

（They□dazzle□and□delight），这句话完

全可以搬来形容这一系列的小说。

不同于昔日见了英挺制服就想冲动下嫁的少女作家，朱天文在《炎夏之都》已经写出一种不可轻狎的严峻，如今更写出了苍凉、练达的面貌。

也许、两篇是我心目中集子里最好的作品，前者写出了一种对青春的眷恋（等待一个不再来的少女，如同青春不可复活），后者写出了一个腐烂欲滴却仍然热真求活的末代红尘女人（对品牌、质材搭配的细腻描写，竟然呈现一个科幻般的符码世界）。

这两篇作品对俗世风尘都还有恋恋不去之情，就不像其它作品冷静精确所带来的寒酷，也就容易打动像我这种温情主义倾向的心。在集子里众多有成长无启蒙的故事里，一丝不肯悟道、缠绵人间的固执已经是「希望」的替代品了。

可是，何以这回朱天文写得这般苍老？朱天文是四十五年次的人，我们四字头的方兴未艾，好多坏事都还没做呢，曷可言老？也许是五字头新人类今次来得生猛，连「六字头都出来混喽」，一下子把一群四

字头的挤得和三字头的相濡以沫，凭添许多苍凉感来。

这个四、五之别，在我的耳闻目睹中，是极精微而又存在着的；也许世界翻新得快，过气得也快，这件在历史上毫无重

要性的事实，却曾经是某一世代的心境-这倒好，把一位可恋慕的美女作家提早逼成可能受供祀的成熟作家，不能说不是众多历史诡迹之一了-这些话原与小说无关，只是我与朱天文同年，物伤其类，不免读作品别有所感，不小心发出黄金事物难久留的叹息罢了。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天文种种（2）

—— 序《最想念的季节》

袁琼琼

天文喊我朱陵阿姨，因为管管。我第一次看到天文是十二年前，朱家还住内湖。敝人尚是新妇，具有各种初婚女子的美德：听话、害羞、缄默，和穿了新衣裳。

管管和西宁兄与慕沙姐聊天，小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许多狗，不时听到纱门“哒”的一声碰上：那是有人或狗，进来了和出去了。过一会儿，慕沙姐招了两个跑来跑去的小家伙到前面来让管管看：“还认不认得？”管管说：“是天文和天心？”不是，是天心和天衣。于是众大人感叹一番：“长这么大了！”或是“日子过得真快呀！”

天心一直就不高，记得那时候看上去跟天衣差不多大小。小男孩似的诚直的大眼睛，人黑黑。天衣也很黑，也是大眼睛，汪亮汪亮，灵动得不得了。应景地喊了我跟管管就又蹿开了。西宁大哥说喊天文出来。过一会儿天文出来，那时记得是念高一，感觉上应该不比天心大多少，一见却发现是个大人。留着清汤挂面短发的天文，瓜子脸莹白，那漠漠的大眼睛似乎也透明似的，都不能肯定是黑色。她穿件浅蓝连衣裙，两手背在身后站着。我初见天文印象很强烈，她整个人显得清净澄澈，非常美，我那时相信有人用“水灵”形容女孩儿是有所本的。

西宁大哥那时说到天文刚写完她第一篇小说，才投给《中华日报》，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用，说话那得意着又谦抑着的模样，完全只是个父亲而不是文坛大家。手底下提拔过多少新人，他这下谈到天文只说：“小孩子玩意，写着好玩的。”隔了半天才又扯一句说，“要是刊出来了，也只是伯伯叔叔爱护

她。”

说话间，天文挨墙站着，眼睁睁地看人，不畏不笑，也不言语，仿佛她父亲在谈别人的事。过一会儿，她把手指放在嘴角含着。

有些事情，天文始终不变，那爱咬手指的习惯，童女似的澄净的脸，看人时那种眼睁睁的、直截的看法，仍然一直的只是“女孩”——或许永远是。

她的第一篇小说，后来刊出来了，我在家里看到，写个女学生爱上她的老师。心情自然是她那个年纪的，笔法的细腻成熟，让人不能信那是新手。我那时还没开始写东西，可是自命是高水准读者，挑剔非常的。而天文那一篇小说，看了只是惊，跟看她本人一样，觉得是不大可能的东西，因为好得超出常情。

后来天心也跟着写起来。两个人的作品我都看得很热心，觉得是天才小孩。因为性情，我一直比较偏爱天心，天心的东西火热，而且老有种孩子气的新鲜。天文一开始写小说，她自己就在距离之外，写什么都是漠漠的，带点冷辣，比较接近西宁大哥的风格，很注重技巧和语法。想到她初初开始才是十来岁的孩子，就能这样厕身事外，真是奇怪。两个人开始办三三集刊，拉稿拉到我身上来，我这才正式开始写稿。说来还是天文天心发掘的。说起来她们是前辈，叫起来我又是阿姨。

我跟天文一直没熟上来，跟天心也是，不幸身为长辈，又还没老得可以让她们忘年，结果就一直维持在说有礼貌的话的关系上。永远是很柔和地喊：“朱陵阿姨。”说完当说的事以后，蜻蜓点水似的一笑，结束了。十年来都是这样子。三月初天文找我写序，我问为什么找我，天文说：“因为仙枝他们都太熟了……”我跟仙枝有一度很亲近，后来就没有了。跟天文天心在三三时期，好像也可以开始熟起来，但是后来又没有了。跟人的熟与不熟，对我来说是个悲哀的问题，一直拿捏不住分寸，到底要熟或不熟到哪种地步，才能得罪了人他还不会跑掉——不熟的时候不好意思跑，熟的时候不跑。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画眉记（1）

我把天文的稿子带来带去，从三月带到四月，天文说："不急，朱陵阿姨，真的不急。"大概是不熟的缘故。从四月带到五月，还没写好序，然后，我把稿子弄丢了。

天文打电话来，说拾到稿子的人直接打了电话给她，她来跟我说一声，免得我着急。五月了，从三月初开始写的，而且还把人家剪报稿给丢了，虽然又找回来了，我不由自主地异常心虚。天文的声音是且笑且恼的，带些急躁，然又得礼貌地压制着。那是很人性的声音。我放下电话后，觉得自己感应到了比较内里一点的天文，比我一向接触到的有脾气一点，情绪一点，或许，泼辣一点。

一直觉得天文的文字泼辣似男儿，她小说的放胆利落，有时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小毕的故事》里那个小女孩，看到小毕把个大毛虫分尸吓她，天文只写："焉知我是不怕毛虫的，抓了一把泥土丢他。"那份野，当时看，只觉得：这怎么会是天文，然而从小说里看：这就是天文。她文字里没有忸怩之态。收在书里的《画眉记》，分明是写小儿女，她写得有声有色，全是大动作，我看来目不暇给，觉得轰轰一片，火烧似的刚烈。天文的柔情大概托在散文里。小说就一直简洁利落，不带废辞废笔，这里收的几篇都是，有种泱泱大气。

她的题材其实简单。《安安的假期》写小孩回外祖父家度假，旁衬一段年轻人的爱情。《风柜来的人》，一群半大不小的男孩各处晃荡，任何事都是沾沾就落了，始终没切进世界里去。《最想念的季节》，男人女人的故事。这三篇原本是电影故事大纲。《最蓝的蓝》，男孩女孩。《叙前尘》那几篇我看来都是真情实事，戏剧性尤其淡到极点。大约正是简单和淡，所以自带一份大方，显得大气。

平心而论，天文这里收的几篇不是顶尖东西，如果这些就是天文最好的东西，也就把天文看小了，但是《伊甸不再》的确是凌厉辣挞。我最初看是在报上，也是一惊，完全脱离她自己一贯的调子。若拿电影作比，过去的天文像小成本制作，始终在中规中矩里，虽然是很齐整严谨，但是到底比不上《伊甸不再》有种放手一搏的气势。《伊甸不再》正是胜在气势，文

字用得既狠且准。写女主角素兰："尖尖下巴，吊梢眼飞飞插入两鬓，一点瞳仁含怒带笑，短裙细腰，生手生脚好像野芒叶会割人见血。"这形容是有外观有内在，连性情都带了。笔法是连画面带旁白，且叙且述，转场利落自如。男女主角第一次见面，女主角素兰在部连续剧里串演小角色——她不在乎，镜头却给她，又给她一句台词，翘首四望，跺脚说："奇怪，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乔樵在副控室，四个荧光幕都是她的半身相，乔樵问："她是谁？"没有人知道。乔樵说："不错，节奏感不错。"这就完了。后来两个人有了感情："有一天早上乔樵走出来，客厅的长窗都已推开，屋子里阳光很灿烂，象牙黄的太阳光，甄梨一脚跪在象牙黄皮沙发凳上就那样对着玻璃几上一只瓷碟倒豌豆，玻璃几上有天竺菊，有豌豆迸跳清脆的声音，甄梨穿着他象牙黄衬衫的影子。"整段里没有快乐或高兴两字，却是画面点出了这心情，结果乔樵就叹了气说："昨晚我没回去，你就这样高兴了？唉。"这样贴心地知道了她，乔樵之细致却写在这里。

我自己写小说，知道难在哪儿，易在哪儿，看到我自己某些处理上的难题，天文却轻巧一跃便过去了。那刺戟因此分外明显。我看天文东西就时时有这样乍然眼明的时候。

天文一九八二年开始走编剧路子，起先是电视剧，后来电影。编剧本对她的笔法有影响，她的小说开始有些电影手法出现。《小毕的故事》，我喜欢天文原文胜过电影，先入为主的癖好使我对那片子一直没法满意，虽然那是部带动风潮、有承前启后地位的电影。而《风柜来的人》，虽然天文说是电影故事大纲，我却喜欢，又胜过电影。我对电影《风柜》情绪复杂，肯定那片子真的好，但是一点不喜欢。有天跟柯一正说那片子是："人到处晃来晃去，什么事也不做，浪费生命。"柯一正说："那片子要讲的就是无所事事和浪费生命啊。"我当下才彻悟，我不喜欢《风柜》是因为不赞成那种人生，无事可做一向令我不能忍受。《风柜》能让我产生不可忍的感觉，正是它传达得透剔入里了。

前一阵子在社教馆看默门香默剧团，天文也在，坐第一排

上，中场休息时，默剧演员到观众席上来表演，天文于是反过身来趴着椅背看。她扎了双辫，头脸浮在椅背上，看模样是她像小孩儿似的半跪在椅座上看的。远远看来，天文的脸孔小，白和模糊，她跟着默剧演员的移动转着脸孔，专注地，而后开始咬指甲。那种永远的永远的样子，照她文章的进境来说，天文早该变化过好几番了，然而她始终是那样子，人自人，文章自文章，这样子的无沾无滞，真的是童女。而且也使我想起胡兰成老师说过的话："人要比文章大。"

一九八五年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画眉记（2）

星期六的下午，不知为什么就吵起来了，是真的生气。尹仲疆扫了一眼腕上的表，关关便冷笑道："你走，你走了我就自杀。"

仲疆从柜上拿了车钥匙，指着关关警告："听着，老婆，不要做傻事，我马上就回！"纱门砰一扔，登登登地跑下楼去了。

他敢，他竟然敢！关关头一炸，整个人空白了几秒钟，随即奔到落地长窗前，哗啦一声把帘子拉开，赤脚踏出阳台，撑在石砖花墙上朝下望，先听见铁门轰然带上，仲疆走了出来。她想要大骂一句最最恶毒的话，但她脑子里现存的只有一个"他妈的"——太便宜了他！而且毕竟她不至于当场来个四楼跳，所以眼睁睁看着他启了车门坐进去，雪青的跑天下嗯噜打个转驶出了巷子。巷子的丁字路口停一辆面包车，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来，千篇一律播送着心蹦蹦心串串脸儿红，扩音机里藏着的那位女孩，简直健康活泼得愚蠢，快乐的音符一颗颗像鸡心，沿街绕巷漫天抛售。关关虽站在高楼上，也没头没脑给抛了满怀，更加懊恨。这时正当暮春天气，是市尘，还是烟霭，远空一片霏霏。关关一旋身靠在花墙上，望着脚边迷你花盆里的一株仙人掌发怔，心想："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仲疆在车子里，乱糟糟的情绪像无数支小针扎得他异常燥热起来，猛然旋开窗玻璃，湿茸茸的暖风如一团粉扑满脸扑上来，令他窒息，又忙将窗子旋了一半上去，他实在想不通是怎么又把关关给得罪了。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他娶了她，仿佛娶

到一整个世界的牵牵挂挂，剪不断、理还乱，凭空里他自己的人一下子多出了百个、千个、万个。若是他现在一车撞死了，死的不是一个人，是千千百百个尹仲疆。可怕呀，他倒抽一口气，坐直了身子，把车速减慢下来。

就说昨晚上，他为拟剧本的分场几乎彻夜未眠，关关陪着不肯去睡，替他沏浓茶，煎蛋饼，他拜托她去睡，见无效，最后亦起了无名火，开大了嗓门道："看嘛，你在这里，我弄到现在一场也没分出来！"

关关一赌气扭身进了房间，半晌没听见她动静，他倒又放心不下，起身过去看她，见她坐在地板上整理照片，摊得一地都是，遂又犯贱撩拨她说："什么时候不好贴照片，三更半夜不睡觉弄这个。"

关关头也不抬，道："咦，那你什么时候不好分场，三更半夜在分场！"

有这样睁眼说瞎话的人，仲疆笑道："我的是正经事，你的不是。"

关关倏地立起，怒道："对。那你就不要来我这个不正经的地方！出去。出去。"一边把他推出了房间，将门关上。

仲疆落得个无趣，自去桌前草草分完一集的场次，睡时听见远处鸡啼，房间里满地照片狼藉，关关已伏在枕上睡熟了。他亲了亲关关的头发，一倒头便入了梦乡。

他不知道关关其实没有睡着，眼泪流湿了枕巾，一直到天亮。他也不知道此时关关在阳台上怔了半天要向他报仇。关关走进屋来，触目又是客厅的通衢大道上躺着的那张废稿纸，原是一次吃西来顺馅饼用来托芝麻屑的，怎么吹落在地上，老看它躺着那里沾着几粒芝麻跟湮开的油渍，心上极干扰厌憎，却是两人来来去去地好几天了，可也没谁想到去拾它一下。这会儿关关忽然灵光一闪，才开了窍似的，这张废纸，假如不是她捡起来，则绝对没有第二人会来替她捡的！关关把纸揉了扔进字纸篓，气力一弱，跌坐在沙发里。做女儿时她关关向来是不动家事的，可是从今以后，再不会有母亲替她事事张罗，替她把这张纸屑捡起来，再不会有了。结婚至今，此刻她才恍然大

悟，她真的是结过一回婚了。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画眉记（3）

楼底下面包车的扩音机犹自漫天分撒着一个女孩子的喧闹愉悦的青春。在这个暮春的星期六下午，巷子里充斥着玩耍的孩子们，打羽毛球的、躲避球的、克难垒球的，脚踏车吱吱呀呀从人群里一弯一扭地骑过去……市声沸沸，扬扬的红尘一波波直漫到她的落地长窗来。也不是绝望，也不是悲恸，如果她从前的日子比作是琼楼玉宇、急管繁弦，此刻都挥别了，她好像看着自己步出明净的落地长窗，步下云阶，一阶一阶沉入了尘凡。她待要回头流连，云掩雾遮，早已断了归路，她唯有朝前走去了。关关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仲疆来到碧富邑，直奔六七室找阿波，不见人，下楼到餐室转转，果然看见阿波鳔了位留法拉式头发的在喝咖啡。阿波起身来迎，背着那女的朝他撇撇嘴，仲疆心知又是位自愿誊稿者，相视在眼底一笑。仲疆将一封套丢给阿波，摆摆手转身就要离去，被扯住了道：“干吗，来就走，太座管你那么严？”

仲疆揍他一拳，只好坐下亦叫了杯咖啡。要不是碍于法拉头在旁，阿波嘴上才没这么客气，他是没有黄色酵素便活不下去的人。阿波鬼鬼一笑道：“找个空当报告报告结婚心得吧。”

法拉头闻言放怀朗笑，表示深懂其中的默契，默契得太过头了，令仲疆颇为局促，唯有装呆，报以无辜且善良的微笑。法拉头见状更加笑了个花枝摇颤，差点没把食指一戳戳到仲疆的额上来，嗔道：“原来你就是尹仲疆。这么年轻就写得这么多的剧本了。真是了不起，以后还要向你多多请教。”

仲疆生平所未见，非常惊诧于她这种自信和公然，分明是极拙劣的连续剧式演技。仲疆笑着望向阿波求援，阿波这时却拒绝接收他的求救讯号，红通通的脸膛一股子掩藏不住的戏谑，戏谑女的，也戏谑他。仲疆怎肯示弱，一指阿波跟前吃剩的一盘蚝油牛肉饭说：“这么好的胃口——五味杂陈样样都来，服了你了。”

阿波晓得仲疆讽刺他泡妞儿只重量不重质，笑道：“我是没你的本领，给你一碟开洋白菜就够吃一辈子。”

法拉头诧异尖声道："啊哟，仲疆吃素啊？"

仲疆心下不忍，便光是微笑。阿波瞟着法拉头笑："是啊，他吃素。哪天你该去他家看看，我们的尹弟妹是苏州美女，水葱葱的一棵小白菜。"

法拉头瞟瞟地睨向仲疆媚道："你一点也不像结过婚的人，我看倒像在念大学。什么时候我要阿波带我去你家好不好？"

"欢迎，欢迎。"仲疆话还没说完，法拉头便又爆出冷门说："去你家看你还拿开洋白菜给我吃嘛！"

阿波听了激赏得大笑，仲疆也忍俊不住。法拉头虽不明白自己讲了可笑的话，但她相信总之是她的娇媚所致，因此格外笑得放肆。

餐室外一座敞亮的透明屋顶大厅，七彩缤纷悬挂着绉纹纸花，四面墙上镶的镜面将大厅更扩了两倍，阳光直射下来，不是花房，也有花房的簇簇的颜色和暗香，散着三三两两的人堆，亦吃点心饮料聊天。典型的是一幅欢乐假日图。仲疆惘惘若触动了心底的一桩什么，说不上来，一仰头就咖啡饮尽，道声再见走了。

他想起关关家开设的幼稚园，一棵棵高耸的油加利树荫下，漆着鲜洁的红色绿色黄色蓝色的秋千架、跷跷板、滑滑梯、旋转地球，地面永远是扫得一片落叶也无。关太太能干又开明，星期日幼稚园放假，自然便成了关关的同学和朋友们相聚的好地方，几天一个饺子会、汤圆会、烤肉大会，关关且是爱玩爱笑，不怕没有名目疯不来。仲疆都忘了是跟谁去她家的，伙在人来人往里白吃白喝，吃久了，喝久了，就成了自家人。两人好像也不知道是在恋爱了，一旦知道时才恍然发现早已是这样久，这样深。此段公案至今还理不出下落，关关说是他先喜欢她的，他却不承认，每每为这个又吵起架来。然而他一直记得，想起关关时，永远也想起她家的幼稚园，那样一天初夏的早上，空气里漾着油加利叶香，竹架上盛开的爱染桂，浅紫深紫，蓬蓬串串好像滚荷叶边。竹架下吊的花盆都开了花。花也开在一群烤肉的女孩子们的衣服上。关关穿的是迷你裙，也不帮忙烤肉，因为裙子实在太短了，她只是水清清的一

个人一忽儿跑前，一忽儿跑后，一忽儿傍在母亲身边比手画脚说话，又或是和女伴们窸窸窣窣地穿过教室，教室里挂的、贴的、钉的都是小孩子的图画和劳作，纷纷扬扬像是一室的花蝴蝶。明丽的太阳光里卷着炊烟灰层，卷着女孩们的笑声。很奇怪，那天的天气是透明的。后来他和关关说："我跟你定情就是这一天。"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伊甸不再（1）

关关懊恼道："怎么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天？不算，不算。"必逼他要另外换一天。

仲疆想想，像是这一天，又像是别一天，玩过闹过也吃过了，整个突然都沉静了下来，只剩下哗哗的蝉鸣，把太阳光叫得又长又老。他吃了烤肉口正干，径自到厨下找冰水喝，走穿堂过时，不意看见堆杂物的房间里，她跟几个女孩横七竖八歪倒在榻榻米大铺上，睡得可熟咧！

关关红了脸护道："谁叫那房间通风凉快呀！谁又晓得有个无赖吃了人家的烤肉不回去，还在那里野游乱荡干什么！"

仲疆说："我在厨房倒了冰水喝，就有些胡思乱想起来。那时候厨房已经都洗好碗收拾得很干净，还记得这里是绿色的塑胶篓子，乱插着筷子在晾。这里是茶盘，杯子都洗了，用纱布盖着，雪白雪白的纱布。还有门边挂的围裙，裙上是史奴比在游泳。还有从厨房的窗子看出去，幼稚园围墙上画着的那些狮子、大象、猴子……唉，突然觉得自己没希望了……"

关关抿嘴笑道："你剧本写多了，满脑子都是镜头，要照你刚才说的一样一样取镜拍过去，我是观众我都没耐心看这种慢调子了。"

仲疆说："你妈妈那么能干，光一间厨房我看着看着都敬畏有加。怎么也不能想象我是可以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到现在我还是这种想法，也要给你一个像你们家厨房的那样的日子。"

这是尹仲疆亲口讲过的话，她听时讥诮他傻，如今蓦地里懂得了，若说山盟海誓，原来就是这么奢侈的。年轻的奢侈，身为女孩儿的奢侈，都挥别了。关关望一望时钟，想着仲疆快

回了，心中似一种落花委于泥的戚戚切切。就算最后一次的奢侈吧，她要报仇。

关关决定留一封血书给他。至厨间找了水果刀，心想，右手等一下要洗菜当然是不能割的，割一个最没有用的小拇指吧。遂举起刀子在指尖上划了几划，毕竟刀刃不够锋利，便去换了刮胡子的刀片，指尖上一划，忙抢着在卫生纸上写起来，写的是：我恨你，尹仲疆！

尚未布置妥当，乍然听见巷子口他的车子回来了，慌得忙把血书糊了糨糊粘在门上，急奔回房间，一头蒙进被子里装睡。

仲疆走进房来，坐在床沿摇摇她："老婆……老婆……"

关关不睬。仲疆坐了一会儿见她不动，只有出去。

关关料不到他就这样罢了，蒙在被子里越想越气，被子一掀，拖鞋亦不及穿，赤脚奔到客厅，却见仲疆躺在沙发上看杂志，睡着了，杂志覆在脸上。关关一推他道："我都快死了，你不管！"

仲疆的声音低低从杂志背后传出："死不了的，老婆。"一坐坐起来，逮了关关坐下，抓起她贴了OK绷的小指一看，笑道："说呢，越写越淡，写到最后这个疆字都没颜色了。是不是，老婆？"

关关眼眶一红，掉下泪来。仲疆携她到阳台上："我顺路买了盆花回来。"

是棠棣，正开得一蓬玉树琼花。关关泪洒洒地说："以后你买花要买还没开的，不然开三四分的也好，像这盆都开了，搬回来不是就等着它谢。"

仲疆道："这盆不会，它有泥土有根，谢了明年再开嘛。"

棠棣是关关的定情花。也是那些岁月里的不知哪一天，竹架下开了许多花，关关坐在滑梯梯顶，教仲疆认识花名。仲疆傍着一树满开的棠棣，白皑皑的花丛映得他整个人柔和而亮，两人一应一答的声音朗朗爽爽似一弯溪水流去，棠棣是岸上的花，仲疆便是水中的花影。关关只顾定定看他，有点看呆了。仲疆却指着一盆蟹爪兰问："这个呢？"

“不知道。”关关倏地溜下滑梯，疾步回屋里去了。兀自慌慌地坐在桌前半天，颊上的烟霞直烧到两鬓来。

往后两人算起旧账，关关硬派定了这一天才是他们的定情日。仲疆早忘了这一笔，经关关一提，依稀有影，道：“当时我也奇怪你忽然就不高兴了似的跑回房去，又想不通……好呀，原来你在那里暗算我！”

这当儿守在阳台上看棠棣，仲疆牵牵关关的小指，笑道：“今天又给你暗算了一刀——我的开洋白菜。”

然后仲疆把开洋白菜的笑话讲给关关听。

一九八二年三月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伊甸不再（2）

她看见闪电与雨光打在玻璃长窗前的拼花地板上。

她说，陌生人时常“差遣他们的影子”来床边拜访她。

她有三个名字。甄梨是碰见乔樵导播时为她取的艺名，据说是很好的笔画，因为那以后她就跟乔樵住在一起了，虽然乔樵已经有一位太太。但是大家都喊她双红，那位民国初年着凤仙装的侠骨柔情、风尘女杰戚双红，使她一炮而红，风靡了全国八点档的电视观众。事实上，她恨极了戚双红。甄素兰是她身份证上的名字，如果能够，她要一把挽住时间的巨轮，永远停在素兰的日子。不再有什么会让她流泪了，除了戏里需要一点灵眼药水，除了偶尔有一次她听见人家在唱《素兰要出嫁》，会这样给唱得俗腔滥调，她跟着恶意地乱哼乱笑，笑着笑着就哭了，她才知道眼泪是咸的。

甄素兰

素兰的日子并不好过。甄妈妈总是一袭布袋装在村子的大马路上游荡，远远听见她透明如碎片的笑声一路摇漾过来，他们正玩抢宝石或过五关斩六将，都逐渐避到水沟墙边。二姐素娟跟男生在争执谁踩到了线，甄妈妈站在马路中央，觉得素娟那样大嗓门地争吵是件很滑稽的事，更加笑岔了气。素娟恶了脸对母亲怒斥：“笑笑笑，烦不烦你！”

甄妈妈顿时垮了笑容，要哭要骂还没变过来，素兰烫红着脸走到母亲眼前，沉沉说：“妈，我们回家去。”

甄妈妈怕的其实是素兰，因为素兰最是护她。母女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回家，还不到转弯口，甄妈妈已忘了刚才的事，仍是那条歌又唱起来，轻盈透明的歌声唱着：“柳条儿细，柳条儿长，姐儿在山坡底下放绵羊……”

这一段走回家的路对素兰真是太长了，像是用尽了她一辈子的力气。那时候她很喜欢贾家男孩童七，很小很小就喜欢了，知道童七也是喜欢她的吧，可是这一天他在背后看着她把母亲领回家去，背后还有素娟跟人家骂架的一波波的声浪，她想完了，一切都完了，当下就心底跟童七诀别了。那天甄伯伯竟然在家，一条短裤头从屋里出来，素兰正整个人贴在山墙上抠石灰洼洼，痛苦得连泪都流不出。甄伯伯有点被她那股子颓废模样骇住了，生气说：“作贱哪，好好的墙抠它做啥！”

她根本、根本，不要，理她的父亲！甚至她屡屡会要冲口而出：“甄大民，你凭什么！”她执意地面壁抠着墙，感觉她父亲高大又漂亮的身影笼罩着她。甄大民要是那么生气打她一巴掌也罢，然而她太晓得他了，他连发怒也从来没有彻底过，往往气到一半又被他自己姣好的体格和容貌分心了去，拂拂额发，抖抖裤脚，遂一切不了了之。

甄大民是三级士官长，红底黄杠臂章，始终笔挺的草绿人字布军便服，跟大姐素华走在一起会以为是男朋友。他从开始就没老过。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老。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他把橡皮管接上龙头，牵过后院的石阶，直牵到广场上，足足洗了一个小时的车子。村子里有两部交通车，另一部由贾树林开，贾车又老又旧，甄车则年轻而耀目。他保养车子，一如保养他的身材，他多么喜欢偶尔从绿亮的铁皮车身上惊鸿一瞥，永远给他最大的肯定与自信。七点一刻开车，常常广场的柏油路面还未干透，车轮湿洁沉黑，窗玻璃透亮，没有人像他这样，用驾驶古罗马战车的气概，用操作太空梭的技术，那就是甄大民缔造出来的世界。所以每次他总被派去接送外宾，或者“国大”代表上中山楼开会，十月，当然是最忙的季节了。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伊甸不再（3）

也许甄大民有一些些某种情结也未可知。因为照他的仁慈

心肠，一来他不会拒绝别人，再来他喜欢每一个人喜欢他是一个好人，三来他爱女人，三样加起来，极容易使一个人身败名裂乃至于家破人亡，何况根据历史经验，不但无数的女人爱他，男人也爱他，且有一位女人因为太爱他而致心灵恍惚，这位女人自然是甄太太。甄大民爱女人，但他更爱车子，自某一方面来说，爱车子即是爱甄大民，是靠这一点水仙花情结救了他。

然而他竟是五个孩子的父亲。

素兰痛恨长大。

他们家的胜家牌缝纫机早已不用了，搁置在米缸旁边给虫蛀，素兰舀米煮饭时，每叫缝纫机的木板撞到头，撒下细细的鹅黄的蛀粉。母亲把他们穿不下的衣服清理出来，送给挑担来卖菜的山地太太，素兰趴茶几上画娃娃，替娃娃做衣服，娃娃长着一对葡萄仙子的大眼睛，无辜地看着她。母亲在窗外笑，一件件把衣服亮给人家看，一件件告诉人家没有破，没有绽线，拉链没有坏。素兰明明听出那个山地妇人道谢的声音里渐渐发寒起来的意思，一气，把才剪好的娃娃撕了，纱门砰一摔，站在门口，把母亲满怀抱的衣服一件件塞进塑胶提袋里，粗暴地递给人家，纱门一关，进来继续画衣服，画了件海军领洋装，眼泪却掉在衣上，湮出一团紫云来。

墙上挂着素华小学时代得过的许多奖状，挂着一张老相片，当时还没有素美，母亲也还没有发胖，素兰记得是在石门水库照的，父亲的单位办郊游，仍然是父亲开车，他们一式穿着母亲昨晚才赶制完毕的海军领短裙。是秋天，风很大，野芒花比人高，却让风吹得倾倒，相片上的母亲掩着鬓角，半弯着身好像在教导弟弟注视镜头，父亲一手很大胆地搭在母亲肩上，姐妹三人站在父亲左侧。风大，六口人像是齐齐朝相框的右角要脱去，素兰往往看迷了，不知他们果然脱去后，框外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都脱去哪里了？素兰记得那天沙也大，打得腿肚子痛。

不断有女人来找甄大民，母亲跟父亲小吵、大吵，抓着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苦，开始的时候父亲很烦恼，慢慢就麻木

了。素兰眼看着家里冷锅冷灶起来，衣服泡了几天没洗，后院的蔷薇花给霸王草掩没了，不再听见缝纫机嗒嗒嗒的充实的声音。最可怕的是，眼看着母亲逐日发胖起来。她才多大呢，已经会帮母亲摇旗呐喊了。姐姐素华也帮母亲，可是母亲情况一天坏似一天，不能没有人煮饭、洗衣、浇花，素华比她大得多，正值大专联考的一年，放了学就赶回家张罗家务。素兰怎么就晓得教她母亲出去做事，不然在家开个洋裁店也好，至少交通车回来的时候，把头发梳好，换一件干净衣服。但母亲只是对着她絮絮叨叨，叨着又哭起来，哭昏了眼说出极愚蠢的话，素兰恨得抓母亲的头撞墙，昏天黑地里只觉屋顶要给她撞塌了。撞醒了，素兰跌在地上手脚抽筋。昔日的母亲又回来了，急急的、利落地救治她，等她平躺在床上止了抽筋，母亲守着床边，清清流下两行泪。她睁大涸涩的眼睛，胃痛如绞，心灰到底："没有用了，没、有、用。"看见气窗照进来的斜阳飞舞着尘埃。

没有用了。母亲在门前骂对门的银姐姐，骂她婊子，跟银伯伯乱来，为什么又来搞我们家大民。父亲把母亲抓进屋来，母亲仍在窗口盘旋，对外面骂银妈妈没出息，克死前夫，拖油瓶嫁给银伯伯，公然让女儿乱搞父亲讨好老公，又让女儿公然勾引有妇之夫——父亲打了母亲，狠狠把母亲摔进房里打，孩子们哭成一团，母亲却在房里格格痴笑。天哪，父亲拿母亲的头朝墙壁上撞，咚咚咚咚！素华奔进房里哭泣："爸，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妈妈要打死了……"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伊甸不再（4）

只有素兰原本正伏在饭桌上照英文课本画娃娃，照旧画着，冷酷得可怕。这时抬起头，母亲的笑声没有了，咚——咚——根本不是人头，是某种东西才可能发出的这样的撞击声。素兰从脚底麻上来：妈妈死了。

妈妈并没有死，只是病得深深沉沉的。那几天她放学了也不回家，很多地方可以去。有一个同学叫罗小莉，带她去一七高地，正在盖房子，粗打了水泥的地上，两人藏在一叠木材后面，小莉从书包底层掏出塑胶袋密密裹好的一瓶强力胶，挤在

袋里要她捂着吸，森森甜甜的蜜香极好闻。素兰心中微微诧异，这就是吸食强力胶了，小莉并不是坏学生，而且小莉的体育很好，上次越野赛跑拿了冠军。小莉伸出两只手臂比给她看，“我的右手比左手粗，打垒球打的。”

两人共一口塑胶袋轮流吸，素兰等着预想中的幻觉出现，也可能会昏迷了过去，都没有，澄澄的心底反而格外清晰，看见还没有上窗的框子外面，一角削平的红土崖，天高地垂，一幅画，她好像走进画里的最深最远处，睡着了。

很困难地醒来时，小莉在亲她，手臂紧紧箍住她透不过气，两人挣扎中踢到一个铁罐，空隆的回音咣当一响，远处起了狗吠。素兰挣脱开抓了书包要走，小莉一把扣住她手腕，痛哭流涕，说她喜欢她，说喜欢阿桑，她已有了阿桑的小孩，阿桑不要她，她爸爸晓得会打断她腿，她的腿不能断，阿桑说她的腿像鹿腿一样美丽，就是三年九班的阿桑，她没有别的意思，她只是喜欢她，“不要走啊，听我说……”

月亮斜斜吊在土崖下。小莉腮边一抹鼻涕，也许是强力胶，素兰简直不能同情她，一直跑出工地，他们村子的灯火就在脚下。白天高地上是一栋栋空屋交错架着鹰架，晚上这里只有枯风咻咻吹过崖上的电线杆。她一路跑下坡来，重重叠叠的影子在后面追她，一口气跑到村子门口，已听见村头张家电视机声音开得老大，是黑松汽水的广告哗啦哗啦在唱，令她安心得可以当下倒地安息了。马路中央有座石墩，防大车进村的，她就坐在上头，背对村子，望着刚才她跑回来的长长黑黑的路上，把纷乱的、破碎的自己，一块块找回来拼好。广场上停了她父亲的大车，即使在夜晚，也暗暗泛着漆光。当月光西斜时，她仍抱着书包坐在墩上，金风细凉如水，久久，久久，她若不是一尊石狮，也是月里一只蟾蜍。

第二天她不愿意去学校，只好五块钱买一张电影票在戏院坐了一天，看到一段莫名其妙的插片。第三天她在租书店看完书架上仅有的十一本东方少年出版社的亚森·罗宾。第四天她必须去学校了，从家里到学校途经一所屠宰场，凌晨杀猪，早上她经过时腥味还浓，场里空空荡着一条条铁环，地面已冲净，

细小的夹缝夹坑里仍存着清稀的血水，要花她极大的力气才过得去。然而罗小莉照样坐在第七排最后一个位子，见到她嗨一声，照样英文课跟着大家齐齐苦吟："我每天去学校除了星期天。"日光底下无新事，素兰无法明白，以为做了一个荒唐的梦。

她像又看见银伯伯肩上三颗闪烁的梅花，他们村里唯一的三颗梅花。银姐姐在贸易公司当秘书，也搭交通车，父女同出同返，很整齐雅丽的一对，见人有礼地露齿笑笑。银妈妈天生老相，洁癖，一天擦两遍窗台。三人住在一栋边间，不跟邻居来往，院子比别人大，且是银家头一个把竹篱笆换或水泥花墙，头一个装日光灯。素兰羡慕银家院里乳黄色大玫瑰花，那是银妈妈难得开门出来倒垃圾被她瞄到的，太大了，像假的。许多事情她还没有懂，但先教了她灰凉决裂的感情。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伊甸不再（5）

秋收后的田里有人烧残秸，她蹲在垄头守着毕毕剥剥燃烧的火舌，火势顺风朝她吐来，近了，近了，红光直烫上她脸，她有本领不动，风势侧侧一斜，倒烧回头了。她想：火，火，你怎不敢烧我呢？天黑了，火舌变成了火星星，看着要灭了、灭了，垄上风一吹，鳚鳚鳚又明了。素兰整个人掩在裙膝里，滴泪无，实则精神上已狠狠哭过了一场，觉得她的人一点点地、痛楚地，又长出来了。回家吧。

走过贾树林家门前，因为童七，她从来绝不走这条巷子，今天不知怎么走来了，才发现，自己吓一跳，慌忙走过去了。但眷村的浅门浅户，她已望见贾家五口人围着饭桌吃西瓜，童七把皮朝妹妹脸上一搽，方鼻方口笑得好开心，他们都咧嘴在笑，为什么那么开心，她甜蜜而震动地刻在心上了。可是拥有他这样一个大秘密，明天玩过五关要怎么来面对多半她会是板着脸孔，结果一眼也没睬童七的罢。贾伯伯是个和气热烈好吃酒的家伙。

回到家，母亲竟已起床，素华炒菜，破天荒素娟在摆碗筷。素美拉她到房里，开了灯，倏——地，是盏日光灯，原来的黄灯泡那一天被父亲打坏了，到刚才电工才来改装日光灯，

青薄的灯光，素美兴奋地说："像在水里，三姐，还像吃的清冰喔！"

素娟说："我知道你昨天跟前天都没上学，妈病了你也不回家看妈。以后衣服各人洗各人的，昨天碗是我帮你洗，欠我一次——"

素华斥了素娟，忧愁地望一眼素兰。

甄大民从后头水气淋淋地出来，颈上绕一条白毛巾，走到房门口张一张日光灯，笑说："你们妈妈今天起来吃饭了，刚才叫把客厅的灯泡也换掉就好。"这才看到她，皱起眉头说，"都这么晚回，不像话吧。"因知盘问下去必是不愉快的事，就拍拍手要大家入座吃饭。

甄妈妈的病并没有好。素兰读到报纸上一篇报道，标题叫"头上开洞也没有用，精神分裂无药可治"。由于疯狂来自大脑，几千年前贝鲁维安斯人为疯人在头上打洞，希望邪恶的液体从中流出。

没有用，是她母亲的永远还是她的，连这个家，这个村子，连甄大民，烧成了灰，化做了烟，还是她的。

戚双红

由来侠女出风尘。

男主角是爱双红的，而以人事离合，双红于世上不过一个没有根基的人，她做得了主，局势做不了主。她的眼泪与欢笑，侠义与胆识，成全了一场圣战，也成全了男主角和第二女主角的姻缘，她则以遁入空门了此一生。剧终时山泉、老松、古刹，男主角来求她一证。没有看到她，他不能相信，看到她，却明白了，占偈说：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戚双红微笑说：无立足境，方是干净。一半赞许他，一半笑他仍未彻悟，遂飘然而去，晚钟梵唱里不知所踪。主题曲扬起，女声三部合唱杳杳如鸟飞兔走，画面上出现一轮"楚原式"的太阳，举国八点档的电视观众为之举哀痛哭。芸芸众生，何曾彻悟？

事实是，男主角英俊而笨，你证我证比绕口令还难，NG数

次后，只好由剧务用签字笔写在白报纸上举之而读。且那古刹搭的明明是台湾庙，乔樵气得跳脚，大骂：“他妈的，你让我相信这是一座空山古庙，不是他妈的在它庙前卖爱玉冰，卖他妈的大力丸补肾丸，我就拍！”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伊甸不再（6）

素兰考上大学，头发一烫，逼出个尖尖的下巴，吊梢眼飞飞插入两鬓，一点瞳仁含怒带笑，短裙细腰，生手生脚好像野芒叶会割人见血。读的新闻系，挤公车上阳明山，追她的男生一箩筐，半个也不要。一群戏剧组舞蹈组死党不时伙她跑电视台，配配舞，做和音天使，不然一干人黏上两条长辫子，被日本兵用道具枪押守在仓库里哀哀号叫，少女的明星梦，她没有，要的是永不分离的朋友们，吱吱喳喳的青春、女孩、喧热。而每次热闹后的独行路，遥遥望见家里厨房昏黄的小灯，她又想谁都不要了，就此可以死去。

她不在乎，镜头却给她，又给她一句台词，翘首四望，跺脚说：“奇怪，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乔樵在副控室，四个荧光幕都是她的半身相，乔樵问：“她是谁？”没有人知道。乔樵说：“不错，节奏感不错。”

找她在别戏里串演一角，她很退缩，觉得是一项背叛朋友的行为，就让给她们当中一位叫米姬的女孩。米姬的爸爸是海军，跟她都是从眷村出来的，小时候玩过一样的游戏，看过一样的露天电影，银幕拴在两架电线杆之间，她们俩又都是常常挤不到位子，索性搬到银幕后面看，相反的笑容和哀容，以及银幕给风劈劈啪啪吹起来时，有如澄澈的海浪里起伏着的花草树木、房屋街道，给她们的童年留下了非常奇异的印象，这些都使得她们比别人有更多的谈话资料和默契。包括说不清记不清但一直在着的、许许多多的东西，素兰想即使这个世界都变了，还有她们两个人忠心守护着。

米姬爬得很快，二年级下学期她已经成为一位红制作的情妇。同学之间传言很多、很恶、很难听。素兰是唯一没有参与谣传的人，相反的，米姬把她当成心腹跟闺中密友，素兰发现自己竟是这样懦夫极了的小人。

那一次饭局米姬拉她去，说那家的蜜汁火腿一级棒，她知道米姬除了好吃之外是要抓她壮胆，她也去。当天乔樵亦在座。米姬两杯绍兴酒下肚，眼波就不对了，跟制作先生在桌巾底下打来打去，泼翻了酒，要添，制作先生笑说：“不必啦，米姬跟我共一杯罢。”米姬就把另杯酒一干饮尽，自添满了递给制作先生，一桌鼓掌大笑，赞米姬豪爽干脆。

素兰避免去看米姬那张摩登流离的脸孔，喝了很多酒，不变色，人家夸她酒量好一杯杯敬，她就一杯杯喝，喝得只觉七窍生烟仿佛一座蒸汽机。而越喝越神智清楚，感觉自己一点点低、低、低到尘埃里去，灰烬里不过剩下一块钝重的、胃被太多的酒烈烧的灼痛。

制作先生开车送米姬回家，颠颠倒倒的米姬还想得到她，“我们先送素兰回去——”不等讲完，素兰笑说：“不了，公车一路车就到家了。再见，米姬。”

她抱着胃走在街上，一辆跑天下开来停在路边，是乔导播，要她上来送一程，不等她拒绝先说：“什么时间了还有公车吗？这些人，他妈的没神经！叫你一个女孩这时候搭计程车回去？”

他们是饭店打烊后又开赴吉林路喝咖啡。素兰坐在乔樵旁边，胃痛得除了指示路程一句应酬话也说不出。开到村子广场下车时，乔樵给她一罐药瓶，“胃痛是不是，我也常痛，你拿去吃罢，很有效——以后酒不能像你这种喝法知不知道。”

米姬什么都跟她说。她一半不懂，听得索索发颤，既然厌恨，却无法进谏，又不能逃开，图的是什么她不明白，守着米姬像是一天天她的人都被凌迟光了。那天她们在陈氏墓园念书预备期中考，米姬告诉她避孕的几种方法，她躺在草坡上，笔记本盖着脸，心底哭着：米姬，米姬，你要我对你怎样地谦卑，谦卑到几时！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伊甸不再（7）

米姬推推她，“你有没有听？”把笔记本一掀，见她流着眼泪，吃一惊。

素兰说：“米姬，我们念书好不好，下午就考试了。”

三年级米姬更忙了，每个人都忙，忙着装扮，交男朋友谈恋爱，不然努力让自己被电视电影界发掘。素娟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不考了，上美尔顿补习英文，帮朋友在晴光市场管舶来品专柜，交上一个美军男朋友带回家。

素娟自卖自买了一瓶*ON刮胡水当做是男友送给父亲的见面礼，乐得甄大民与他用洋泾浜英语交换对国际大事的心得。甄英杰国中时个头一蹿，直追父亲，做父亲的甄大民最爱这个儿子，偶尔父子两人在广场上丢棒球耍，像一对好兄弟，可以咔嚓一拍，摄入柯达广告里。素兰因为这一幅画面几乎要宽容她父亲的一切了，但她只冷冷瞅着，眼看又一个甄大民日日长成。甄英杰在家养成一身一气大男人主义，唯有素兰不吃弟弟那一套。

素华业已嫁人，那几年读夜间部，白天工作，赚的钱省吃俭用之外都给家用。然姐姐嫁人之后就跟家里断了，从前素华怎么对娘家尽孝，现在就怎么对婆家效忠。

素兰去看姐姐，姐夫是寡母独子，开家具店，母子守店。姐姐才从电信局下班回来，鞋子也不及换，钻进厨房忙晚饭，姐夫躺在藤椅里看报纸，一会儿叫："阿华，有人来。"姐姐把锅铲交给她，急急跑出招呼顾客，亲家母自管在走廊下跟人闲嗑牙。一会儿又叫："阿华，小宝哭了。"素兰连忙去哄，哄不住，发现尿湿了，替婴儿换了尿布。吃过晚饭，亲家母开了电视看，姐夫说："我的衣裤还没收，夜气都降了不是白晒。"

素兰对着一桌残肴已气不过，凳子一推站起来，"大姐，我想我回去了。"

姐姐叫她等一下，先上阳台把衣服收了给姐夫，替姐夫放了洗澡水，才送她出来。还是素华先开口："晚饭吃得不好？"

素兰生气说："姐你太没出息了。"

一路无话，素华哭了。走到站牌，素华说："妈妈还好？"

素兰固执不语。素华从胸前掏出一叠钞票给她，"跟妈妈说给她买采芝斋五仁月饼吃的。"见素兰不理，急得流泪，"你要我怎么样，我有小宝有你姐夫了，我还能怎么样……"

素兰说："不如不要。"

“车子来了。”素华把钱塞进她手里，推她上车。

过四天是中秋节，她不能忘记清清的水银灯下姐姐向她挥手再见的身影。这一年电视公司找她在一档连续剧里演配角，她便去了。越演越盛，半途加她的戏，结果是跟女主角平分秋色，之后她又演了几个单元剧。乔樵建议她换个名字，当时他们正在二号棚捧着米粉便当吃消夜，剧务送来一个澳洲梨，笑说：“糟糕，只有一个，只好分——梨啰。”梨离同音，素兰红了脸。

乔樵说：“单名梨字怎么样？”

她便以甄梨的名字和公司签约了，随即挑大梁演出戚双红。

甄梨

这是一部新戏，三分之二用ENG拍摄。公司弄惯了谍报剧、古装剧和武侠剧，早几年做过一次时装剧，很惨，从此避之如蛇蝎。近因*门指示电视台要减少打打杀杀的画面以免造成对国民不良影响，规定连续剧一年内须保持至少一半是时装剧。何况新上任的总经理颇崇尚学院气质的高级趣味，遂制作一档以实景拍摄为号召的时装戏。预算开上去，业务部经理照例以温吞功挡驾，“唔，很有魄力。不过，向来，我们的棚内做的武侠剧，以最低成本，获最高收视率，这个，是否若干要考虑在内的呢？”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伊甸不再（8）

乔樵极看重这部戏，他赚的钱够多了，也想实现多年来始终未曾实现的理想，做一集具有乔樵风格的好戏来。他热心地，首次参与剧本分集故事大纲讨论，有两回在他们玲珑别致的九楼公寓内争辩通宵。制作说：“导播，不管怎么说这到底是八点档的戏——”

乔樵咆哮了，“对，八点档的观众他妈的都是白痴！”

甄梨蜷伏在地毯上抱着顽皮豹迷糊着了，一惊醒来。乔樵抚抚她发，叫她回房去睡，小心着凉。甄梨起来替大家添茶，又拆一包椒盐豌豆，做势把豌豆举得老高朝下倒，一边瞅向乔樵，乔樵眼睛里笑着警告她：“不行，客人在。”客人不在，她

会凌空注下，快乐地看着嫩青的豌豆一颗颗像珠玉跌进盘里迸得四处乱跳，是有一天早上乔樵走出来，客厅的长窗都已推开，屋子里阳光很灿烂，象牙黄的太阳光，甄梨一脚跪在象牙黄皮沙发凳上就那样对着玻璃茶几上一只瓷碟倒豌豆，玻璃几上有天竺菊，有豌豆迸跳清脆的声音，甄梨穿着他象牙黄衬衫的影子。乔樵忽然叹气说："昨晚我没回去，你就这样高兴了？唉。"

回去，指的回去乔樵太太那里。如此一个美丽清哀的早晨，毕竟太少。

大部分总是客、人、在。甄梨倒满一碟豌豆，仍坐回乔樵脚边枕着顽皮豹，化解了火爆凝重的空气。乔樵向编剧们分析："故事有两种走法，一种靠曲折和悬疑，一种靠戏。你提的这个，她不是她的生母，到二十三集才谜底揭晓，不错，这是一个悬疑，非常吊胃口，可是没有戏。为什么不——对，她可以不必知道她是她的生身母亲，但是观众要知道，观众看的不是一个惊人的结果，而是一个缠绵的过程，这里就有戏可以挖。我主张我们的故事走后者。"

那年甄梨二十一岁，乔樵四十五岁。戚双红也许十七、也许二十，无人考证，也许从未有年龄。摄影棚里为了保护机器，冷气终年大开，如一座冰洞。三年级结束时她决定休学，并且把家里翻修一新，后院加盖了房子，添置各种奢侈品，是他们村子第一户买录影机的人家。为了怕破坏形象影响收视率，一直等到戚双红演完后她才跟乔樵住在一起。公司颇不谅解乔樵，曾差人私下来游劝甄梨，哪有这种自断前程的傻瓜，否则公司立刻机动作业，隔档就可推出戚双红续集，她太年轻没见过世面，乔樵有太太孩子的人，跟他能有什么结果。乔樵说要去看她家，甄梨吃一惊，说不要，没有什么好看的。乔樵笑说："不是我要看，是我要让你爸爸妈妈放心，他们怎么知道女儿是跟鬼啊、跟人啊住一起？"

甄梨说："他们才不在乎，我就死了他们也无所谓。"

"在乎，在乎——我就在乎。"乔樵说。

乔樵给妈妈买一件XL号的纯羊毛外套毛衣，父亲的是背

心。给素娟ORLANE香膏，素美一打星星小孩手帕，弟弟得到一双阿迪达斯运动鞋。他们银灰色的跑天下停在广场上，才下车村子已沸腾起来，邻居小孩集结在村门口叫："戚双红……"

甄妈妈穿着新毛衣在门前巡走，对距离之外围观的邻人嗟嗟发笑："百分之百，羊毛哦，英国牌子哦，百分之百。"仍唱起柳条儿细柳条儿长走出弄堂。邻人太太问那开车来的男人是谁，甄妈妈听见呵呵笑起来："素兰的先生嘛，公司第一把哦。嘻，他脸上这里有酒窝……"

《炎夏之都》第一部分 伊甸不再（9）

放假日，甄大民才把车子洗过一遍，甄梨从后院新盖的小楼窗户看见乔樵跟父亲显然是在谈车经，小孩子们绕着并停在一起的两部车躲猫猫，广场上有人放风筝，冬天灰白的风里淡淡的太阳。两个男人都穿着宽松翻领毛衣，都是现实里的男人，乔樵还比父亲显得实感一些。乔樵把一个吃棒棒糖的小孩抱起来放在车盖上，一手揽着，一手比划着手势跟父亲讲话，像他导戏时的专注和****。甄梨真想大哭一场，想父亲年老不能开车的时候，她要买一部宾士给他。

她跟乔樵回家的路上，空气沉闷窒息，最后仍是乔樵讲，"你像爸爸的多。"

甄梨说："才不，我像妈。"

乔樵开车的一只手伸过来握住她，"你何苦呢。"

下雨了，窗玻璃上流成溪流成河，乔樵打开雨刷，甄梨看着那一对雨刷努力而殷勤地工作。她这次发现母亲脸上两道深陷的笑纹，停止笑容时，特别显出一种残忍的表情来。甄梨说："我不晓得你跟爸爸还有那么多话说。"

乔樵说："你爸爸很有兴趣。他问我剧终的那个楚原式太阳怎么拍的。他很吃惊你会演戏，哭得那么像，真的还是假的。"

甄梨大笑。"很奇怪。雨不停它刷来刷去有什么用？"把雨刷关掉了。

"哎哎乱来！当心发生交通事故。"

甄梨说："最好，我俩没有明天。从影剧版转上社会版。"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去刺激乔樵，自己先胃痛起来。

在超级市场遇见米姬。甄梨弯腰正在翻找巧克力冰淇淋，有人打她屁股一记。“米姬！”

米姬伸开双臂向她展示身材：“破六十点五公斤，可观吧。”介绍身边一名男子叫他阿冬，是米姬的先生，并站在一起，却像弟弟。夫妇两人极热烈邀她去家中吃饭，临时又加买了牛腩小管什么，见她捧的冰淇淋，米姬哈哈大笑，一捏她腰，“前世修来啊有本钱吃。我跟阿冬正进行一项赌博——戒巧克力。巧克力糖，巧克力蛋糕，一切巧克力制品，一年为限，戒成了，阿冬就买件貂皮大衣给我。”

“戒不成呢？”甄梨笑说，“所以赢了输了都你赚对不对。很公平。”

米姬拉她手来按按腰腹，“八斤肥肉都在这里。跟你说，如果我输，不但是输掉一件貂皮大衣，而且很可能输掉一个丈夫。”又朝她狎狎眼波小声说：“其实阿冬他嗜肥。”

阿冬实际比米姬小三岁，幺儿，专科毕业后在爸爸工厂当经理，不时发明改良些小零件小机关替公司拉了不少大客户。现在米姬和阿冬最大的希望就是生一个小孩来养，不好生哪，那两年被制作先生弄坏了。阿冬跟她完全不是同一世界的人，碰在一起了，米姬首先就不能容忍阿冬用菜极的国语要跟她谈恋爱。阿冬吃寿司、生鱼片沾芥末、日本清酒，他甚至不大晓得孙中山先生是广东省中山县人，米姬大为骇然鄙夷，却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了她丈夫。米姬本来从不是演戏的料，当年她敢，她就后来敢嫁阿冬。

米姬说，有一天早上她从制作先生的鼾声中醒来，发现他起伏有致的啤酒肚，发现镜里她退妆后的脸，“这里，这里，都是皱皮，极可怕！”而她只不过是能在剧里混到一两个特写就很不错的米小牌。她号啕痛哭一场，就决定接受阿冬的追缠。

米姬说——此时阿冬已被打发到房间看电视——阿冬一辈子就我一个女人了，唉，未免太溺，缺乏挑战性，我鼓励他跟别人去约会，他生我的气，真生气哦。我常常就故意逗他吵吵架，也是练嘴磨牙有点生机。米姬比比自己的身子和温暖厚软的沙发椅，“你看我像不像一只pet，头上绑一朵大蝴蝶结差不

多是了。有时我真恨阿冬，他让我连红杏出墙的劲儿都没有了。”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1）

米姬说：“我真嫉妒你，看看，你的眼睛，比以前还有神采。乔樵爱你吗？”

米姬说：“我大概老了，需要被人家爱。唉，不管怎么样阿冬还是我老公。”

年轻的时候，只晓得去爱。常常说戏当中，甄梨看着众人面前的乔樵，忽然会觉认生，台词要念不下去了，乔樵只顾导戏的专注和严厉，停下来奇怪地看她，她就继续念下去，心想跟乔樵的一切都完了。录影完，两人一起去吃夜市，乔樵问累不累，她摇摇头，乔樵为她叫一碗猪肝汤，她安静地喝，安静地想乔樵是永不知道自己已重重一跌过又爬起了。总是这样，她孤单一个人跌得鼻青脸肿，没有人可以分担一点点。

新戏开拍已在一年后。甄梨马上就领悟了。好比说，戚双红，古装剧里的戚双红是演出来的；时装剧的则必须她是戚双红。古装剧里的戚双红如果是一个典型，时装剧的则是一个个案，时装剧的如果是写实，古装剧的则是象征，从象征我们知道真实，从写实我们知道虚幻。当然，甄梨并不会使用诸如此类漂亮的文字游戏，来自乔樵的种种，一点点眼神、语气、手势，够了。乔樵说：“记住，你不但要是她，而且好像有另外一个你在俯瞰着她。换句话说，每一镜头每一场戏，你必须充分知道你在干什么、为什么。”

甄梨和乔樵日日夜夜同在一个世界里，但她从没有如这样一段日子里感觉到两人形同陌路。两人完全沉浸在工作的狂热里，形成两股固执强横的力量，各自走在一条空荡寂寞的轨道上。像两组星云，偶尔于浩瀚的太空中相遇，再相见也许要在循环亿万年回来之后了。

她看见乔樵太太带着三个孩子跟乔樵在公司门口跟人说笑，拍张照片进大门去了。是公司创办十周年，庆祝活动很多，她前夜拍了通宵睡到下午醒来，金黄的秋天的太阳光来叩她窗户，令她想起从前眷村的日子，很多很多，不一定是快乐

甜蜜的，可是都是自己的。再坏，再不快，悲伤的眼泪流下来都是自己的。今天她没有不足，乔樵爱她，乔樵也爱太太跟孩子那是另外一回事；她没有不足，拍戏的贯注把每一天日子填得满满的；没有不足——可是为什么总总不切身。九楼公寓，数上去还有三层，没有拍戏的日子，她常抱着顽皮豹坐在阳台上，看脚下错错落落的屋顶一叠一层远去。日暮时，照例有一家男人跑上天台，朝空中挥舞着一竿红旗收鸽子，一片鸽阵飞过她上空，声音像平地刮起一阵骤雨，雨过了，不知何时灯火都亮起来。

乔樵的三个孩子，两个大的男孩，小的女孩，女孩一手牵着一线小丑气球，一手拿着冰淇淋甜筒。五人站在一起照相，像一叠音阶哆来咪发唆弹上去——弹不下去了，弦断音沉。甄梨在车里不过一眼看得清清楚楚，觉得乔樵太太跟印象中所差不远，小女孩像极了乔樵，乔樵必定很宠她。甄梨把车一倒开回去了。次日她仍按照通告时间准时到棚。跳录三场戏。一场录割腕自杀，她躺在床上，看见闪电与雨光打在玻璃长窗前的拼花地板上。一场录她和男主角的对手戏，她捧着草莓酱，挖一匙送进嘴里，不逊而挑衅的口气问他信不信：陌生人时常差遣他们的影子来床边拜访她。一场她伏在地板上无聊地画娃娃头，只画了眼睛眉毛鼻子嘴巴，没有画脸。这场戏据乔樵说明，是为暗示女主角认为自己与外界之间没有“边界”。

清晨六点录完，她跟乔樵去喝豆浆，告诉乔樵昨天看见他们一家在公司门口照相，乔樵诧异问是什么时候他没看见，听说她开车折回去了，苦笑说：“女儿过生日，说昨天快乐天使节目里叮当姐姐摸彩大赠奖，吵着要来……”吃过早点，乔樵回家，她仍回去她和乔樵的公寓。

杀青酒吃完的那天晚上，乔樵和工作人员赶回公司剪片。一切如常，并无异兆。甄梨割腕自杀，没有留下任何字句。

报道之一，电视红星甄梨与有妇之夫畸恋而萌轻生之意。

报道之二，甄梨的父母感情不睦，其母患有精神分裂症，对之形成严重的心灵抑郁，遂埋下日后不幸的祸因。

报道之三，公司否认曾对甄梨造成工作上的任何压力。

报道之四，甄梨与其所饰剧中人物已达人我两忘的境界，此可见于其精湛流畅的演技，简直是演活了剧中人。

报道之五，以及传言之……

此戏被誉为九点半档的水准，而正在八点档如火如荼地播映。两首主题曲，其中有一句最被大家唱熟了的：她多么爱这个世界，比这个世界爱她的多得多。一首充满乡村音乐调调儿的歌。

这绝不是一个个案。

一九八二年八月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2）

不必像别的小朋友在这个暑假必须预先去补习ABCD，安安简直是得意忘形了。毕业典礼上，那个长辫子女孩儿哀哀娇娇念到“离别并不是友谊的分散，而是力量的扩张”的时候，差不多同学们都已经知道章怡安的妈妈要生小弟弟了。

安安的父亲担任中华工程公司工程师，七岁那年安安随父母亲到关岛姑姑家住了两年，走时怡亭两岁，寄在外婆家照顾，关岛的工程做完回国定居后，才把怡亭接回来同住。

亭亭似乎给外婆宠坏了，不吃青菜，只爱吃肉，常常刷牙流血，光为纠正这项挑食的习惯，每次弄得饭桌上不愉快。饭后一颗鱼肝油，亭亭总有办法混过不吃，一次在烟斗里发现，一次在床铺底下扫出一堆。亭亭且怕黑，床边一盏台灯开到天亮。刚回来跟他们一起住时，也不会喊人，经常就是一个小人在地板上玩洋娃娃玩个大半天。

对于女孩儿的资料全部来自这位怡亭妹妹，安安只觉女生是聪明透亮的，男生就笨。然而从什么时候开始，亭亭对他不再认生了，和邻居小孩玩耍当中每每听见她讲：“我哥说火星上有生物。”“我哥最会玩这个了，可以打到八百分哟。”“不信，你去问我哥。”

章先生夫妇是新派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主张*和沟通，“要做孩子的朋友”，虽然还不至于像美国孩子那样到与父母亲称名道姓的地步，不过就此大权旁落，管教的责任都在女佣阿珍身上了。

阿珍人很喜笑，红扑扑的两颊显得干劲十足，精力用不完就管这管那，什么都扯上身。章太太又最是柔声细气的妇人，章先生每可怜她清薄一如做女孩子的时候，所以生下亭亭六年之后章太太又怀了第三个小孩，章先生的忧柔是更多于喜悦的。

阿珍立刻感染到男主人的情绪，愈加把两个孩子管得紧了。像这会儿安安一头汗水从外面跑回来，纱门砰一摔，咚咚咚直跑上楼去，阿珍自厨房抢出，站在楼梯口还没拉开嗓子，安安却先替她喊了："纱门不要砰。"阿珍扬声呵斥："跟你讲过几百遍，上楼不要这样响。还有你的鞋子——"安安一溜烟从楼上蹿下，跑到门边把踢得一东一西的皮鞋收拢排好，又一溜烟跑上楼，看也不看阿珍一眼，似乎他之所以听从阿珍的话，只是为了要阿珍闭嘴。阿珍并不在安安所认为的"女生"之列。

晚上阿珍替兄妹俩整理行装，明天小舅舅要来带他们回外公家。看见亭亭在她母亲身上纠缠，阿珍过去把亭亭抱下，亭亭攀住母亲的颈子不肯，阿珍恐吓她，她嘤嘤地哭了。章太太说："由她罢。"也实在最近亭亭变得特别脆弱好哭，或许因为阿珍动不动拿妈妈生小弟弟的事来管辖他们，以及说话时威胁而认真的口气，让她敏感到她是不是又要像四年前那样忽然失去了妈妈，失去了好长好长一段日子之后妈妈才又回来的。

安安管不了那么多，小时候的印象，外公家种的芒果大大的，荔枝红红的，小舅舅带他们去西边河玩水，上游漂来了一大摊牛粪，小舅舅奋力地划着水将牛粪朝下游赶去的那幅景象，安安现在想起来都会笑倒在地板上。章太太叮嘱安安在外公家不要睡到太阳晒屁股，外公看病的时间不要乱玩乱闹，不要吃有色素的零食，不要，不要……安安压根没听见一句。他不顾阿珍的反对，坚持把他心爱的遥控汽车装进旅行袋里了。唯有一桩，算是暑假作业，安安答应每个星期给他母亲写一封信。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3）

火车上，同行还有一位阿姨。小舅舅来接他们时并没有跟母亲提起，也没有和他们预告一下，只是应该横渡地下道时他

却勇往直前一径而去，安安嚷了起来："小舅，要走这边。"

小舅舅名叫杨昌民。昌民先是讶异，"哦，这样吗？"随就谦卑地笑了："我去接一个朋友，就在上面。"朝头顶指指，好像搭了电梯就可以上去。又微弱地征求意见，说："你们跟我一起上去呢，还是在这里等我下来？"昌民是那样用一种平辈商量的口气和态度，安安兄妹义气相报，陪舅舅一齐登上阶梯去了。

朋友并非就在上面，走了一段路停在台北广场前。昌民仿佛因为自己的欺骗感到内疚，不断抚慰亭亭的脑袋，一边仓皇地从人丛里找人。看到了，昌民背着行李袋跑过去，单手伸出蒙住一个女孩的眼睛。女孩被店铺里挂着的一件衬衫完全吸引了去，昌民笑说："喜欢？喜欢就买了呀。"女孩虽然一味推辞，但衣服装进塑胶袋里交给她时，她又真是开心笑了。

女孩林碧霞，在苗栗一家撞球场当记分小姐，昌民工作的地方离她不远，厂内几个年轻汉子都说新换了漂亮的小姐，有一回打赌，谁敢上前抱一下记分小姐即可获得长寿烟一条。昌民不以为难，前去跟记分小姐说项，搔着头，仍然是他那一贯和气商量的口吻，记分小姐立刻把脸红透了，低下头格格发笑，昌民就抱住她亲了一记。这次跟昌民同来，完全是一种羡慕大台北景观的单纯心理。前一天昌民带她去逛了西门町、来来百货公司，狮子林看了场电影，安排她住在朋友那里，今早一齐南下。

碧霞打从坐上火车便没停过吃，一会儿拆开一包，一会儿传给他们一袋砖红色芒果干，安安吃了，亭亭小声告道："妈说不可以吃有色素的东西。"昌民笑说没有关系，教他们吃过之后用上牙将舌苔刮净就行。兄妹俩望着碧霞嚼得个血盆大口好不惊心动魄。又跟安安比赛嗑葵瓜子，嗑了一裙兜瓜子，就站起来哗啦啦抖了满地壳。昌民看出亭亭眼睛里的沉默，抱歉而笑："没关系，车上会有阿巴桑来扫。"一边脚底下还是踢踢弄弄大致把壳拢在了一处。碧霞遂哄亭亭跟她斗橡皮筋，先将橡皮筋搓成团，放在窗台上，轮流用食指一捻，谁先捻开谁赢。第一回合亭亭赢了，碧霞不甘心，又来，仍然亭亭赢，再来，

还是赢，亭亭害羞地轻声笑起来。

车到苗栗，碧霞下车，昌民一直送出火车外，绕到他们车窗这边，隔着玻璃，一里一外，碧霞手掌拍着窗户再见，邀他们跟昌民来苗栗找她玩。亭亭伸出手掌贴在窗上，大手小手五根指头吻合了印一印，表示约定。及至火车发动时，昌民还没有一点上车的迹

象，亭亭紧张了，打着窗求舅舅赶快上车。昌民笑嘻嘻的，火车开了，与碧霞肩并肩追了几步跟他们挥手再见，霎时就被火车抛在身后了。亭亭吓黄了脸，安安安慰她说：“不会啦，你看，舅舅的包包还在。”等着舅舅在通道门口出现，等着，等着，一世纪那么的长，安安再也按捺不住了——终于，昌民一脸灿笑地现身！唉唉唉，我的好舅舅呀，安安只差没冲过去给他一拳。

铜锣站下车，大舅妈和两个表姐来接。安安早就把汽车拿出，两手背在身后遥控，红小车就像一只摩登的哈巴狗在安安跟前兴头头地跑着，立刻吸引了几个乡下孩子，拥着安安一路走去外公家。许多人事变了，从亭亭乌亮的眼睛看出来，清捷的童音讲出来：“小舅，铺了柏油路。”“啊，放米的大房子呢？”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4）

农会迁了新地方，谷仓便改成制塑胶袋厂，原来仓前一棵老柳只剩下了一截树干。亭亭失望极了喊道：“柳树，大柳树也没有了。”有个妇人蹲在树干上捆着废塑胶袋，蓬松的大头使整个身子看去像一朵蘑菇。小表姐和安安同年，偷偷告给安安那人是疯子。却不及关心疯子是件什么事情，外婆已经走出医院大门迎接他们了。

刚到，外公就发了顿脾气。先是看病的一个年轻人，弯腰驼背的嬉皮相惹恼了杨老先生，要他回去剪了头发再来治病。及见安安人模人样地在庭前放汽车，招来一群闲人观看，登时蹙起了眉头。安安跟外公行礼请安，外公摆摆手道：“好，好……”便进诊疗室去了。安安颓然收了车子进屋，留下那些好奇的孩子在门前眷恋不去。

跟着一连串发生的事情都叫安安不快乐极了。从小习惯于拿可口可乐解渴，在家里，只要他打开菲利浦冰箱，随时都有冰透的饮料，叭哒一声开了罐，仰头就饮。外公家仍是十数年前的声宝牌，保养得很好，除了因为年岁，安安已与冰箱齐

高，以及雪白漆色转成了柔润的象牙黄。安安汗津津地冲到冰箱前，拉开门，里头有一碟白切肉，半只白煮鸭，一些药瓶，一瓶黑松汽水。正灌着，外公看见了，道：“平常喝什么汽水，又不是请客。”

吃饭，外公说：“扒干净，碗里不要有一颗剩饭。”刷牙，牙膏盖子没盖，外公经过洗脸槽，敲敲槽台，告诉他：“东西从哪里拿来的，就要放回哪里去。”

外公也不疾颜厉色，最多就是皱眉头，刻出额上深深几条沟纹。安安与其说是畏惧外公，不如说是害怕外公不喜欢他了。或者只为一件，常听母亲讲起外公医病不收穷人的钱，光这一点，已足够在安安的心目中建立起一座崇高的殿堂了。外公家的一切都是整洁有序，并且像老照片湮上了一层岁月的象牙黄。

那架老收音机，从安安出生以前就有了的，现在仍摆在楼上正厅的书桌上，仍是那件泛旧紫红绒布覆罩着，每天清晨七点钟准时打开，轰轰烈烈叫醒还在贪睡的人。照例杨老先生已临毕两页帖子，翻阅报纸一边听完新闻报道。安安赖床，朦胧中听着“里根总统原则上同意派遣一支小规模的美国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听着楼窗外槟榔树上的麻雀吱吱喳喳吵闹。直到大舅妈登上榻榻米床上收蚊帐了，才连打几个滚爬起来。

七点半早饭。安安吃不惯清粥小菜，把筷子放在嘴里咂着，外公扬起眼望了他一下，他还发呆，亭亭跟他猛使眼色，他才忙忙夹了一条酱瓜吃掉。

早饭后，陆陆续续不断有人来看病。外公的助手阿荣叔现已结婚，但仍然中饭晚饭在这里吃，大清早骑脚踏车来，第一件事先把候诊室桌几上的一壶茶水重新沏过。忙不来时，外婆跟着在药房帮忙配药，总是一袭素淡的旗袍或套装，襟上别着古丽的别针，口袋里常有几颗含笑花，行走时香风细细。

外婆每每或在庭前跟病眷们寒暄，或在莲池边的丛竹短篱上铺晒萝卜条、酸菜干，看见游嬉的他们，便央求他们来轮流给她捶背，捶完奖赏一些她的私房吃食。有时气喘吁吁跑上楼

来，呵斥他们不要把地板踏得嘭嘭响，外公在下面替人看病需要安静，抛给他们严厉的一眼之后下楼。多半他们会屏息敛声一会儿，渐渐又忘形起来，等到瞄见外婆乌亮亮的蓬蓬头一登一登从楼梯升上来，即又偃兵息鼓，以致外婆辛苦地跑上楼却面对着他们的一片安静而不知骂谁才好。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5）

吃过中饭，外公用长长的薄刀把西瓜均匀地片成片，一人一牙，多了也没有。然后睡午觉。管他们午觉的任务交给了大舅妈，带着他们在东厢从前阿荣叔单身时住的房间睡，小表姐一起。三个孩子躺在榻榻米上朝空蹬脚，看谁蹬得久，叫自由车比赛。舅妈帮他们摇蒲扇，讲樊梨花移山倒海，讲着讲着语焉不详了，两个不中用的女孩也叛变睡着了，剩下安安一人，睁大着眼珠东望西望，整栋房子只听见饭厅挂的自鸣钟得跶得跶，地老天长地踱方步。一格一格的窗格外面是浓荫深深的释迦树，安安一粒粒数起果子来，盘算哪一粒最先成熟可以吃。偶尔风吹开密密的叶子，透出一窟窿蓝天，很高远。他听见杳杳腾腾蝉鸣的天边有一声两声“叭——卜”，卖冰淇淋的。安安觉得寂寞。

他设法逃过午睡，跟他的邻居小朋友以两声长哨为暗号，每在后面院墙外响起，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把他的遥控汽车跟人家换来了一只乌龟养在铝桶里。他溜出大门外买冰淇淋，被外公从楼窗上发现喊住逃开，外公找下楼，明知道他躲在水井背后，却不来抓他，门廊底下站站就返身进屋里去了。他记住逃躲时的绝望和羞耻，就没有再买冰淇淋。

他恍惚感觉到威严，这件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似的，然而的确在着那里。在外公那张临帖的书桌，一笔、一砚，收音机紫红绒布上一只雪青瓷瓶，插着外婆剪枝的玉兰花，花瓶旁边一副外公的玳瑁眼镜。在诊疗室、手术室和配药房，那是他们小孩去不得的地方。

除了一次，外公外婆赴台中参加亲戚婚礼，小舅舅问他们要不要吃健素粉，带他们进来药房，用支细长扁平的金属匙挖了满勺，一弹抖进每人张大的嘴巴里。又教他们辨别药瓶上英

文拼字药名，古里古怪的念音把大家笑做一团。还玩了秤药的天平。还下莲花池塘捉鲤鱼，捉了放，放了捉，搅得一池塘浑水，昌民突然大叫：“水蛇！”一哄拥上岸，才发现昌民站在水里咧着嘴笑，手中高擎的是根莲花茎罢了。林碧霞也来了，昌民央大舅妈做了锅绿豆汤，吊入井里放凉，大家吃得个锅底朝天意犹未尽，把阿荣叔也拉下海，一齐瞒过外公外婆。

外公好像对小舅舅格外严厉。严厉以一种轻蔑的态度表达出来，会令人丧志的，但昌民不。他采取了最佳的一条抵抗方式，不抵抗。在外公跟前，如果昌民是条犬，他必然是耷拉着长耳长尾，翻着白眼，温柔而无辜地仰望着他的主人。外公斥他：“没骨头。”

当面外婆与外公永远站在同一阵线，还抢在外公之前先把昌民数落一顿。背地里，外婆可是宠这个小儿子的。昌民买威士霸，外婆便自掏私房钱出资了三分之一，摩托车寄在老街一个朋友家，每天早上走路到老街，驾了车去苗栗上班，追女朋友。安安也学会了替昌民掩护，好比上楼，昌民的鞋子始终是脱得东倒西歪，下楼则始终是不懂该把托鞋倒转来并拢了搁在一边，安安已不知帮他收拾了多少次。

黄昏来临时，邻居们纷纷担了桶子来外公家打水，打了水沿花园碎石径一路泼洒出去，又是招呼，又是嬉闹，狗吠着，火鸡咕噜噜一阵啼起。大舅妈在厨房忙，现改装了瓦斯炉，砖灶只留到年节蒸年糕用。阿荣叔蹲在后院柴房那里烧垃圾，然后把一支支用过的针筒洗净，放进蒸汽锅里消毒。放狗是外公的事。这一天，外公对安安说：“放狗去吧。”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6）

安安吓一跳，跟到天井。外公要他把狗链解开，他做得糟糕透了，但外公不催他，不教他，唯低斥莎莎安静，不要跳。解开了莎莎，去树下牵小虎，祖孙俩穿过井边，那些打水的乡人都停止了喧哗，称呼外公：“杨先生。”

外公沿稻田朝溪边走去，脚步大而疾，安安差不多是小跑步跟着。来到临溪一块草地，外公把链子交给他，谁知小虎到了他手上，一径往深草地方咻咻嗅去，他固执地把住链子绝不

松手，被拖着狼狈地跑了一大圈，终于跌个狗吃屎，小虎倒乖了，撩起腿朝草丛撒了泡尿。安安惊讶地看见外公掷出一块石头，喊道：“莎莎！”莎莎飞奔而去，衔了石头回来交在外公手上。外公摸摸它头赞好，又把石子向空中一丢，莎莎凌空跃起，咔嚓一含接了个准。

这趟回来的路上，安安兴奋得好像晚霞都烧上脸庞来。他给母亲的信上只写了一句：“妈妈，今天我跟阿公到河边放狗，”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他找不到任何字句，任何生活里曾经有过的情感，足以表达下午这一场经历，找不到。

隔日他把同张信纸拿出，在昨天的开头底下另起一段写道：“傍晚阿公浇花，我帮阿公把喷壶装水，阿公告诉我一些花和草的名字，有——”有什么，安安却半个也记不起来。脑中留下的，有的只是他与外公蹲在花圃前，外公的影子笼罩着他，嗅见外公身上是一种消毒水爽利明快的气味，青皙的手背微凸出淡蓝色血脉，迅捷地除虫，摘下败叶，外公说话的声音从他头顶隆隆压下。

到他必须赶紧寄出一封信给母亲，只有在“外公要我跟亭亭每天背一首《古诗源》，今天我背的是大风歌”底下，续写：“我很好，亭亭也很好，请您们放心。”亭亭用在幼稚园学的注音符号拼出：“我想念妈妈爸爸。”

亭亭显得很落单。大舅舅三个女儿，大表姐读建台，三年级暑假辅导，见不到她人。二表姐国一，是下楼吃顿饭也会脸红的尴尬年龄。小表姐光会巴结安安，不屑与她为伍，多半她还是跟定外婆。跪在榻榻米上帮外婆捶背，舅妈坐小板凳上剥花生，听他们大人有时谈到疯女人的事情，亭亭问说：“谁是寒子呀？”外婆虎下脸叫她小孩子不要听那么多。她看见外公与安安牵着小虎走过窗格外花园的碎石子路，踏出砾砾的脚步声……

她们忽然都停止了手底下正在玩的家家酒，转脸望过去，大家逃奔起来。亭亭跟着大家一起跑，跑，绊了一跤，爬起来又跑。女人从后面追上来，挥舞着他们遗落的玩具狗熊叫喊他们。亭亭的拖鞋被田埂上的烂泥粘掉了，同伴们从一道又一道

的铁轨都跑过去了。她才跑上铁道垄，又绊倒了，下巴磕到铁轨上。她哭着爬起来，喊：“哥——”女人冲过来，把她狠一抱，离了铁轨，火车夹风夹沙轰隆隆地开过去。“不哭，不哭，寒子在这边。”

火车过去了，轨道上静静的，一张便当盒木片盖子低低地飞滚了一尺远。对岸的孩子们睁大吃惊的眼睛，不能相信呈现在面前的景象，纷纷跑开了。女人抱她走到塑胶袋工厂前放下，安安已从大门里一脸凝肃地走出，不理小女生们在旁指指点点报信，直走到女人跟前，把女人的手掰开，牵着亭亭走进去。

他们经过客厅窗外的碎石路，听见里面有妇人在哭闹吵架，外公外婆也在。安安带她进了阿荣叔房间，意外地，昌民在。昌民整个人颓废地抵在墙上，极力倾听着什么，那是前厅传来一高一低的哭骂声。安安严肃地和亭亭低语：“林阿姨的妈妈，林阿姨也来了。”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7）

三人沉默着，久久，前屋也安静了下来。“烟！”昌民粗暴地打破了寂静，垂头丧气也不看他们，伸出手掌又说一声：“我的烟！”安安忙爬到榻榻米一角，堆放着旧杂志报纸的背后掏出包抽了一半的长寿，窗台上有火柴，昌民颤抖地擦了火点着抽。

窗格上系的一面圆镜，这时照着对面窗外的释迦树影，和院墙下，半截摩托车身。听见是外公，劈劈啪啪的拖鞋三脚并一脚奔下楼梯，没换鞋，直跑出饭间，穿过天井、后院，冲到柴房前，一把推倒昌民的摩托车，搬起墙根的大石头就砸，砸，砸个瘪。

昌民的眼睛从披散的额发下望出来，盯着镜里缩小的、不完整的动画画面冷笑，冷冷的笑，酿成了阴郁而简直有些残忍的沸点时，他突然照墙壁恨恨抡了几拳，痛得捂住拳伏在床上丝丝吸气。

之后，就不见了昌民，这回似乎连外婆也不能谅解。兄妹俩模糊晓得是碧霞的母亲来闹，要昌民跟她女儿结婚，外公不

答应。窸窸窣窣的耳语在外公背后，在他们小孩上头低低进行。亭亭学外婆不屑的口气，道："打史劳克的！"这个使兄妹俩都义愤勃发。

接到母亲来信，告诉他们，外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不会错，这件事情最后终于会解决的，要他们每天把《古诗源》背熟就好。爸爸已为小弟弟取了名字，叫章怡平。还有，阿珍有了一个男朋友。这封信照例外公也读了。

安安不再跟外公去放狗，看见外公牵着小虎跟莎莎从夕阳明濛的窗外走过，他的心黯黯沉下。晚饭时，外公喊他名字，叮嘱他压在榻榻米底下做蕨叶标本的报纸该换干的了。那是有一天午睡醒来，外公帮他在平铺的蕨叶上加盖了报纸之后，两人掀起榻榻米一角平塞进去压好的，以后隔几天便换一次报纸。安安头没抬也没应声，外公搁下碗筷，说："那就拿出来扔掉，放在里头生霉！"剩下半碗饭菜就离开桌子了。

安安不睬外婆谴责他的目光，起身走到床炕边，掀开榻榻米，拿出标本纸板，捧到厨房外面，扔进装垃圾的大竹篓里了，也没把饭吃完。后来亭亭来摇他，他已在阿荣叔房间歪了一觉，两人坐在床上发呆。亭亭忽说："哥，我想妈。"安安拍拍她不讲话，这个时候，亭亭却想起寒子来，寒子粗糙的衣服擦着她脸，寒子柔软的胸脯，寒子的大肚子。

再见到小舅舅，是失踪两星期后，安安跟舅妈去菜市场，舅妈买了一串腌芭乐给他，又给他一个铜板叫他去吃冰。每次舅妈碰见她的那些阿姐阿妹，便是拿这种方法打发了他们。他正在吃爱玉冰，背后有人拍他。"小舅！"

昌民理了头发，显得蛮精神的。说："要不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安安忙不迭问道："为什么阿公不让你跟林阿姨结婚？"昌民搔搔耳背，惭愧一笑，说："你们都知道啦。"

安安替他急，"那林阿姨呢？那你们就这样没了啊！"昌民悬空一抚他头，只是虚弱地微笑，道："亭亭还好罢。"

安安仰起脸望他，不大明白，不大明白那天舅舅的愤怒和痛苦，与今天舅舅的，的什么呢？他说不上来。停下脚步，他

说："现在要去哪里？"

见他一派不满之气，昌民朝路头一指道："老街。去了就知道。"安安叹口气，心甘情愿跟去了。

地方在人家厨房后边加盖的半新房子。他们穿过人家客厅，跟一位坐在沙发上剥花生的老阿婆打了招呼，再穿经厨房，开门时昌民解释："平常都走菜园那条小路进来的。厨房跟人家合用。"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8）

门推开，照眼只觉乱，不但乱，而且脏，而且有女人住在这里的明显迹象。太乱了，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昌民跋山涉水过到那头把窗户打开，透进新鲜空气，也透进明丽的阳光照见室内一览无余。昌民拿件牛仔裤搭到椅背上，覆住女人的衣物。抱歉道："没办法。我乱，她也乱。"并且实在这里不是待客之处，便出来到菜园讲话。

昌民说："礼拜天，店里生意好，她讲要多赚一点钱。现在是，两个人生活了。"复想起安安可能不知店里意指何处，比了比撞球的手势。"她不要我陪在那里，说别人会知道我是她老公觉得没意思都不来了。"讲着笑起来。

安安望向他们的屋子，觉得迷惘。昌民道："这里只是暂时住一下，你看，连饭桌都没。大大前天我们在苗栗公证结婚的。"安安问道："阿公晓不晓得？"

昌民立即气不平起来，走到菜垄那头，点了根烟，走回来。说："她妈妈真是，不上道！以为我跟碧霞有怎样，又看我们家做医生有钱，要赖上，那天自己就跑来跟我们家谈判，不笑死人！有钱，有钱那也是爸的呀。"昌民更气了，"她也那么三八，居然跟她老妈一齐来，眼睛涂那么蓝，还擦口红！"昌民再也说不下去了，两人就那样呆呆望着菜花上飞舞的无数只小白蝶。

很久，昌民平静了。说："我就跟她说，结婚，可以，但她要跟她妈讲清楚，别希望我从爸那里拿一毛钱。就算我会，爸也不会给。"昌民定定望着安安，以至于安安不得不抬起头，见舅舅仍又是他素来的那种，随时随地都像在对人抱歉的、虚弱

的笑容。昌民道："你阿公看我，反正是最没出息的人。"

安安听了很难受，不光为这句话，为的一件什么他还不解的、不愿去解的，或许那就是所谓的****世界了。但至少有一件是他不愿见到的，见到了舅舅自嘲的笑里的失意，与落寞。

从外面回来，饭间桌上已摆了碗筷和煮好的两样菜，用纱罩罩着。表姐们聚在屋里纷纷议论着什么。安安发布道："我看到小舅舅了。"众女眷并没有预期中的震惊，安安郑重又宣告一次，"小舅还带我到他住的地方去。"

舅妈道："见到那个林阿姨什么的啦？"

安安恼羞道："小舅跟林阿姨结婚了你们知不知道！"

大表姐道："早就知道了。他们上个礼拜就搬到老街去住了。哼，故意跟我们打对台。"

舅妈丢给大表姐一个警告的眼色，"够啦。你们当心在阿公跟前莫讲这件事，知道不？"

安安这才发现家中空气异常。外公正在给疯女人动手术，外婆阿荣叔都在手术室里，隔着阴幽的配药间望得见手术室毛玻璃窗里人影幢幢。听说是疯女人从芒果树上摔下来，五个月大的娃娃流产掉了，被人发现时跌在路边，一地血。

手术之后的女人，暂被安顿到天井侧西厢阿荣叔房间休息。这间房，阿荣叔搬出以后，便成了三不管地带。舅妈裁衣剩下的碎料堆在这里，孩子们捏好待干的黏土娃娃、坦克车，列置在窗台边，外婆穿旧的高跟皮鞋舍不得丢收在榻榻米底下，墙上贴着一幅幅月历撕下的美女图片，以及昌民的烟酒、发油、刮胡水。当杨老太太接到章先生挂来的长途电话报告章太太已送医院待产之后，发现隔壁房里亭亭竟然并卧在寒子身边，抚理着寒子乱蓬蓬的额发时，简直吓坏了，急把她抱离了房间出来，斥骂："真是小人家不怕龌龊！"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9）

客厅里因为西晒，藻绿色布帘子放下了，透着斜照，像沉在水中。外公与阿荣叔对坐在沙发椅上喝茶，商议着能否把寒子先送到头份天主堂办的妇女手艺训练所，不然谁知寒子的养父又会做出什么坏事来。安安靠在饭厅通往客厅的通道墙边，

抚抠着桧木壁上一条条纹理，看着手术工程后疲倦的外公，只觉对于许多事情他是如此找不着理路可循。

夜晚，电话铃突然大作时，全家皆知是章先生报信来了，一窝蜂拥至电话间。拔头筹自然是杨老夫人的权利，电话筒传到外婆手里，得知生了一个女孩。外婆转过身，叫大家别吵，要外公来接，外公立在人堆外圈，走进来接过电话。打了有一会儿，挂了。半晌，抬头跟外婆说：“孩子很好，阿蕙不太好。看看今天夜里怎么样。我们等广麟的电话罢。”

过了十一点大家还没睡。外公坐在那架收音机前翻阅东西，只亮着一盏台灯，晕晕包住半室的昏黄，上好的桧木地板和墙壁幽幽映着人影。在这个镇上行医了四十年的杨老先生，像是第一次对这个他终生相信，并且终生奉行不渝的医道，发生了动摇，发现了他的无能为力的时刻。外公决定搭夜车跑一趟台北。

亭亭换了睡袍，从楼上自己房间抱了枕头和被单下楼。一阶梯一阶梯，静静、迟迟地走下来，走过饭厅要出天井，外婆喊住她，喝道：“如何这么硬壳儿的小人儿，啊？”声音一咽。

亭亭又从她那仃仃的眼睛汪起了水雾，却努力不让变成泪珠而睁大着。然而这时候外婆也没有意志与她争这个了，大舅妈在旁说：“我一起去陪着吧。”安安沉默地望着亭亭幼小的背影横过天井到阿荣叔房间，忽然觉得妹妹离他好远，好远。

当安安张开熟睡的眼睛，看见天光里是外婆半明半暗的脸廓，他一跃跳起，怎么就这样稀里糊涂睡过去了！外婆按住他笑起来，拍拍他莫惊，道：“都好了。都好了。”一叠声高鸣汽笛的火车由远而近驶来，刷刷刷飞驰而去。安安诧异地发现一夜没睡的外婆，平常竟是戴了假发的，摘去后，此刻显得是那样没有保护能力的幼稚而可怜。

隔日下午章先生便开车送杨老先生回来了。一家在饭厅围观着章先生带来的一叠刚冲出的照片，是妈妈和才出生的小妹妹。亭亭讶道：“好难看唷。都没有眉毛呀。”章先生说：“全医院最重的，三点八公斤，哭声也最大。”

有一张是阿珍和一个男人在家门口照的相片，旁边是辆“将

军鲜奶”小货车。亭亭嚷起来：“哥，快来看将军鲜奶，啧啧，他怎么把手放在阿珍腰上呀！”

安安可忙得什么似的，一下跑进来看两眼照片，一下跑出去提了口铁皮小桶子进来要父亲看他养的小乌龟，一下又捧了盆植物，道：“葱。我跟阿娟亭亭每人都有一盆，比赛看谁的长得快。”又跑到天井廊柱下，笔直地靠在柱上比身高，告诉父亲从柱子上的记号可看出他比暑假开始时是长高了那么多的！

外公道：“放狗去吧。”

外公今天并没有与莎莎玩丢石头的游戏，站在溪边，望着远天远山。安安牵着小虎在撒尿，见外公忽然转身扬起步伐离去，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过了晒谷场、大榕树，到街上来了。外公走得又快又饱满，经镇公所、卫生署、邮局、加油站、菜市场，然后走向通往老街的仁德桥。安安屏住气望向外公，不能相信。外公道：“去看看你小舅舅。”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10）

安安首先想到的是，天啊，他们家太乱了！走走，他再也无法忍耐了，把小虎交给外公，跑着坡路赶先去，老远便大喊起来：“小舅，阿公来啦，快呀，阿公来看你们啦。小舅！”

昌民先跑出来，牛仔裤衬衫，差强人意。外公已走到菜园篱笆外，并没有要进来的意思，一见昌民倒把眉头蹙起。昌民显然窘迫极了，不抵抗主义此时完全失败。外公扬声道：“阿蕙生了一个女儿，都很好。”

昌民一时不知要请他们进去，还是要唤碧霞出来。外公摆摆手，像说算了，像说再见，像说：好罢好罢，你们自己的世界自己去闯吧。转身牵着小虎就走了。

昌民怔怔望着父亲转弯没入扶桑丛篱里不见了。暮色，因为炊烟，更深了。安安摇着手跟昌民再见，“小舅，林阿姨，走啰。我再带亭亭来看你们呀。”当碧霞自屋中悄然走出，看见昌民蹲在垄边，也许是沉思，也许是看菜花，而此刻，却不敢惊动她的丈夫，也静静在旁边蹲下来了。

寒子能够起身时自己便跑掉了。每天清晨阿荣叔骑单车

来，总会看见大门水泥墙柱上用来插放旗杆的铁环环里已有一束野姜花，清香扑鼻。

章先生提早来接他们回台北，安安已收到学校通知要参加新生训练。章先生的跑天下停在大门外，阿荣叔和舅妈帮忙他们搬运行李，以及安安一会儿塞进来的一盆葱，一根避邪驱鬼的桃木杖，一袋刷啦啦响砸扁的汽水瓶盖子。亭亭取了插在大门旁的野姜花，她叫它是寒子花。他们的确带了很多很多玩意儿走了，包括大舅妈教给他们的，月亮公公不可以指哦，指了会烂手烂耳朵。

曾经有一年夏天，绿得特别的绿，它只是属于安安这个小男孩的。

一九八三年四月风柜来的人

澎湖的天空与本岛不一样。海太多了，哪里都是海，常常是把天吃掉了似的。如果把它画下来，将有一条地平线低低的横过画面十分之一的地方，上面是天空与海，仅有的陆地大树不生，长着蓬草和天人菊，石屋与礁岩砌成的短墙，错落其间。

入冬时，横过大陆的西北风带着海上的盐分，直扑岛上，彻夜彻日的长风似乎再也没有止尽，吹得人面目枯索，记忆空白。都风化了，唯一的垃圾也许是塑胶袋，给风一抓带走，碰到仙人掌被留下来，招招摇摇地挂在荆棘上，一丛丛仙人掌，在海边，在田野，像一丛丛花树。

风柜，岛上的一户村落。风从海平面推着浪来，到这里一收，给关进黑麻麻的礁岩柜中，关不住，激怒的浪轰隆隆迸发出来，云崩岸裂。

此时风季已过，大太阳登场，经过一整个季节盐和风的吹洗，村子干净得发涩，石墙石阶在太阳下一律分了黑跟白，黑的是影子，白的是阳光，如此清楚、分明的午后，却叫人昏眩。而颜焕清多半泡在村外客运站牌对面那家鸟极了的弹子房，泡掉一下午。

说它鸟，不仅因为它是仅有的一家，陈年累月就那个瘪老头子蹲在黑板旁边记分，而且那张一百零一座绿布台，说是给

幼稚园小班生玩的也没有人会怀疑。矮矮一间石房子，挤了五六个大男生，撞球的声音，叩叩达达空脆地响在这个燠热寂寞的下午，叫人丧气透了。

泡，泡得起沫。再泡下去要打架了，阿清把竿子一扔，从冰箱捞三罐沙士，像三个手榴弹，抛给阿荣郭仔，一口气干光，零零落落走出弹子房。不然，在大马路上踢罐头，比比谁踢得够远够响，哪个倒楣哪个输了，这次不幸的是阿清，被指派朝一干观光客背后跑去，喊着："喂，喂。"跑到一个米粉头女人前面，九十度一鞠躬："对不起，我认错了人。"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11）

瘪老头子可不含糊，把他们的欠账记在墙边日历上，被机车、肥料、水泥广告占去大部分空白的日历，密密麻麻，横的竖的写了不晓得哪国文字。代表阿清他们这一伙的是团黑圈圈，某月某日汽水几瓶、香烟几包，隔些日子瘪老头子他老婆就送到家里来，算算多少钱。已经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阿清他母亲连骂他的气力也没了，把钱数给人家，碰巧他在，就跟仇人似的恨恨瞅他一眼。

每次他好像看到母亲窸窸窣窣走进里面房间，跪在床边，掀起榻榻米一角，掏出藏钱来数。他父亲经常当门坐在一张摇椅上，迎着门外的亮，成了一廓静默的剪影，也许在看海，也许什么都没有，谁知道。都令他想跑出这间老黑屋子，跑到大太阳下，让光挞挞的太阳把自己都晒瞎，晒干了。

常常他就是这样，跑回来，家中已吃过饭，饭桌上收拾得很整齐，盖着报纸，他将热水瓶的开水泡了饭，坐也不坐，站在那里稀里呼噜扒完饭，碗筷一扔，又出去了。站在阳光反射的石街上，光是发慌，没道理的就是慌。照着阴凉地里的老黄狗屁股就是一脚，看它夹着一条老秃尾巴逃命去了。他不难在小白菜家的杂货店对面找到阿荣他们，一票家伙色痨痨地聚在城隍庙前闲扯淡，无聊得就能打赌谁敢脱了长裤走进店里，跟小白菜买花生来吃。阿清当街把长裤脱掉，剩一条肥大无比的短裤头，假如在他布裤上出现"面粉"两个墨黑大字，也不会有人奇怪的。他摇摇晃晃横过马路，走路的那德行，着实该换上

一双木屐，喀啦喀啦把条白花花的巷子踩得又老又丧气才佻！然后他们蹲在庙前嗑掉一下午的花生壳和烟蒂，拍拍膝盖，走了，把满地花生壳踏得枯痴枯痴乱响。

有时候把阿荣家野狼骑出来，几个人扁扁一串挤在车上，呼啸飞到马公镇上看电影。破烂电影院，演的不知哪个朝代的祖母电影，从头到尾下不停昏昏暗暗的黄雨似的，他们一排人把腿跷在前面椅背上，几次断片，就鸡猫喊叫吹起口哨来。阿清两条胳膊摊在椅背上成一个大字，望着戏院屋顶的破洞瓦缝中透进来的光线，光里忙忙乱乱跑着灰尘，像他家那栋老黑屋子……

很远以前的事，他父亲还没有被棒球打到太阳穴以前的事了。好像是晚上的船到马公，父亲从本岛回来，到家他们却睡了，母亲一个个喊醒他们，看看父亲给他们带了些什么好玩意儿。哥哥是一套二十四孝图画故事书，姐姐一盒十六色粉蜡笔，他的是一架玩具飞机，母亲得到一块布料。晕乎乎的灯光下，母亲把料子透光抖开，天蓝色或是孔雀绿，分不清了，感觉真像是一湖温柔死人的绿水把他们都包在里面了。

父亲笑呵呵地把他一举举到半空中，撞到了灯泡，灯光一摇动，屋子里的影子都幢幢地跑了出来，房屋像船在浪上大大晃荡起来。母亲似乎不太满意布料的颜色，说是太年轻了。但那个晚上真是快乐的。父亲还打开一盒绿豆糕，有梅花形、六角形、鸡心形、枕头形，让他优先选一块，他选了正方形，觉得很像漫画书里他所爱的机器人。他记得姐姐那块鸡心形的舍不得吃，用日历纸包好藏在抽屉里，第二天却被老鼠吃掉了，姐姐哇哇大哭，虽然再补给她一块绿豆糕，仍是伤心了好久。还有五爪苹果，当场切了一个五口人吃，一人分到一爪，姐姐也是弄到香黄的苹果肉都铁锈光了，才极其宝贵地用门牙一点点刮着吃掉。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12）

根本是个童话故事光明快乐的结尾是罢？假如颜焕清至终还没有忘失他自己，那是在他的人很深很深的地方，有一颗灿烂发光的宝石。一个梦，他自己也不知的梦。

他在梦里被人摇醒，阿荣叫他快看，他伸个大懒腰，看看，还是那场没下完的黄雨。不过显然情势大为改观，刚才还是一只只瘟鸡似的家伙，都像打了一针兴奋剂，吱吱喳喳聒噪个没完。也就是看到一段鸟鸟的R级罢了，也好乐成那德性！一群游民成天老地的这种泡法，实在也蛮可耻。

他明明感到生命一点点、一涓涓，都流走了，从他摊成一个大字的手臂，像一条泥黄的河，流流流，都流过去了，他终会耗竭而死。他唯一希望那场下不完的黄雨永远不要停，他就可以像条大肚鱼永远摊在这里，干掉，咸掉，然后翘掉。

他痛恨最后打出的“剧终”二字。痛恨戏院的太平门吱呀推开，一箩筐太阳光轰轰橙橙跌进来，阿荣摇晃他：“喂，阿清，走啦。”痛恨走出电影院，给门口水泥地上刺辣辣的反光一照，火眼金睛不要活了！可是照样，颜焕清还是三天两头混在戏院门口打香肠，也打不出什么鸟事，顶多赢了一大串肠子大家吃。郭仔老爸在船坞替人修船，郭仔有时去帮忙打打零工。偶尔他们发了兴头，也会潜水去捞蚌壳和海螺，把肉挖出来卖给海鲜店。或弄几个美丽的珊瑚石，骗观光客的钱来使使。再不然，赌。

这一天他们跟码头帮猴子赌。阿清风头顺，哗啦啦一票赢下来，猴子脸上挂不住，手底下不清不楚要搞鬼，被郭仔逮个正着，掀了。没跑出巷子，郭仔就一拳把只落单小猢狲放倒了，叫他站起来立正站好，喊几声风柜三侠万岁之类的屁话并且伏地挺身五十个，才赶他上路。赢的钱就在马公镇上敲了几杆正式正道的史劳克，还够叫了一碟清蒸虾蛄鳖子和几瓶啤酒吃。

晚上阿清回家来，夏令时间天光还亮，屋中却已点上了灯，门廊前面，哥哥坐在长凳上，褪了上衣，肩背上一块瘀青，让母亲在上面拿姜沾了酒用力揉擦。“牛车撞的……”哥哥笑笑说。

哥哥是很坚毅的人，跟母亲一路货，瘦瘦薄薄的，经常抿紧了的嘴巴，令人觉得这种人是靠一股意志什么的东西活着的。哥哥在马公国中教书，没事到处拜托朋友帮这个完蛋透顶

的弟弟安插劳什子工作。哥哥清清窄窄的脸上很少笑容，偶尔笑起来真是纯洁得要命，当下照妖镜照出了他这个花里胡哨的蠢货！

母亲叫他拿粥喂父亲吃。他像是又看到跟父亲走在田间小路上，是父亲打完棒球后回家的路上，推着脚踏车，他那时不过只比脚踏车高一些。忽然发现一条蛇，两人停下脚步，父亲把车子交给他扶着，提了棒球棒悄悄走过去，一棒抡下去，击中蛇的头，怕还没死，又打，打……他把饭喂得太急了，父亲呛住了，咳嗽，喷了一膝饭末。母亲奔过来，劈手夺过碗匙，恨得骂："不甘愿你就不要喂！不死在外面去！还回来，你还回来做什么……"

他站在那里，看着母亲骂他，看着母亲替父亲收拾身上的饭末，哥哥坐在凳子上一边忧愁地望着他……一切一切。只是跟他没关系似的。他听见院墙外面，海上有一艘渔船卜笃卜笃开回堤湾来。

后来他才从小胖那里知道，哥哥并不是给牛车撞的，当天下午放学时候，猴子把哥哥架到巷子里，将哥哥身上的钱都刮走了。阿清找了郭仔他们，野狼骑到马公去，傍晚在渔市场前面的摊子找到猴子一票，上前就打，打到市场里面，猴子从地上抓了块砖头就盖过来，被郭仔抄起一根铲鱼的铲子照脸抡去，猴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额头冒出血来，两边人都呆了。阿荣掉头跑掉，郭仔跟走，阿清睁睁看着猴子痛苦地抱着头，一个滚，滚到他脚前，他激灵灵一抽脚，也跑了。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13）

血红的落日像咸鸭蛋黄浸在金粼粼的海面，郭仔走到浪里把手脚冲净。摩托车支在沙滩上，一道轮印老远从大马路斜斜划过细白的沙岸，沙上平躺着两个人，空寂的海边再没有别人。黄昏一寸寸、一寸寸蚀掉海岸，最终一暗，太阳沉到水里，沙上起了风，细细清清的晚凉的风，叫人很累，很累的，想丢掉这一身臭重皮囊，让潮水把自己带走，走得远远……

"我们离开这里吧。"阿清趴在沙里，很低很远的声音说。

猴子他家人告到警察局。哥哥和郭仔老爸来找他们的时

候，他们已在内埯混了好几天。是郭仔老舅的一栋空房子，老舅都住到台北郭仔表姐家了，久久回来一次，钥匙寄放在郭仔家。到内埯的第二天清晨，内埯海滩还没有醒来，玉碧的海水，盐细的沙岸，岸上比栉排列着石屋子，白的石壁，黑的礁岩短墙，历历分明。他们才从床炕上爬起来，石窗透进外面白光光的晨曦，这样似乎是全新一天的开始，令人痛快，他们跑出屋子，从岸坡上直跑下去，跑到滩上。柔软有力的沙堆，一会儿就把他们跑累了，可是只觉不够，不够……*了衣服，裸奔吧，仍然不够。直到最后完全瘫跌在潮沙里，任凭一波一荡软凉的海水淹上他们的背脊和胸膛。淹上来，退下去，淹上来，感到有一种满泫的慌空。

他们杀了一只芦花鸡，跟瓜仔煮汤吃，喝五加皮。哥哥找了来，他们正吃得快乐，郭仔老爸箭步冲进来，劈手就把郭仔打跌在墙边。哥哥没说什么，仍是那种忧愁平和的眼光看着他。将他们领回镇上，去警局销了案。

回到家，是中元节，巷子人家，门口烧着火盆，卷着烟卷着火星星，屋外一张供桌，陈设了菜果香烛。姐姐从鼎湾婆家送来一箱腌鱼，拜完了神明，收着供菜，讲没两句话，姐姐气上来骂他：“你有种打人家，就有种负责任，跑掉了这算什么！”

“我的事你别管。”

“我不管。是哥帮你去道歉！赔钱！”

“谁叫那人打哥哥。”

姐姐冷笑道：“你行。你去打人家！你去打人家你就是流氓哎。人家整不到你是不是？你有没有想到他们要再去打哥哥——”

“敢？我叫他们去死！”

母亲在槽台上剁剁剁切菜，气极了，抓起菜刀，朝他就丢过来，咻地飞过他脚，当啷弹在地上。

他靠到墙边，慢慢卷起裤脚，见小腿肚翻起了一块白肉皮，随即渗出血来。母亲跑过去，弯身一见，顿时老泪婆娑，哭喊：“阿虹，拿毛巾来，快，阿虹……”

他低头看着母亲跟姐姐两颗蓬松的脑袋蹲在他跟前，忙乱地擦药敷伤，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只是发现母亲头顶心一丛枯燥的斑白发，仰起脸仓皇瞅他一眼，额上刻出三道四道横纹，让他简直痛恨自己，想赶快逃离这里，跑得老远老远。

阿清离开那天，大清早，从窗子可以望见母亲已在后园沙地上清理菜圃，哥哥去学校了。屋里幽明半分，光影中飞着微尘。静寂的屋中，听见炉上壶水开了，扑嘟扑嘟打响。父亲在床上迟缓地翻了个身，还未起床，摇椅空空地占据着它自己的空间。他在撕下月历背面空白处留言，写道：妈，哥，我和阿荣他们去高雄做事，阿清。

他拿走了母亲在榻榻米底下的藏钱。背着简单的帆布包走出门，回头望望屋子里，一切如常，他也没有太多的留恋，走了。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14）

阿荣的姐姐美惠在凤凰歌舞团踢大腿，阿荣家翻修的两层楼房就是他老姐混出来的，过年过节回风柜，大包小包朝家里带，出手大，阅历多，也不过一点点家乡亲人的热闹就够叫她活得爽爽了。他们找上美惠河西街的住家时，美惠正在冲速食面吃，都傻了，张大嘴巴问："你来做什么？"

"我们来想找事做。"阿荣是一副诚心无辜的鸟样子。

美惠把三个打量了一眼，放进屋里，劈头先骂阿荣一通。阿荣摸清了老姐的脾气，光是很诚恳地让她骂，骂得阿清在旁边真想走了算了的当口，美惠说："吃过饭没？"阿荣说没有，美惠叹口气，也不吃速食面了，拾了皮包带他们出去吃饭。

他们在大统顶楼快乐地吃甜不辣和蚵仔面线，美惠已咕咕哝哝开始盘算手上这三个棘手货，阿荣只管在走道那头蹦跳，叫嚷他们去打电动玩具。剩下阿清一个觉得美惠蛮惨的，陪她一起把面吃完，美惠把找的五块钱铜板给他："去打几局玩嘛。"

接下来几天，他们先在美惠房子里窝了几晚地铺，美惠一通通电话打出去，联络他们的住处跟工作，白天就给他们钱去看电影逛街，打小蜜蜂，怕他们不认路，找了舞团里一个瘪三

陪他们。这个瘪三比他们还无聊，诸如看电影叫他们买学生票，却在给票时跟收票小姐咋呼起来："他们不是学生买学生票！"看他们只好巴巴去补十块钱的倒楣相，涎着脸笑得乱邪门的。

他们听瘪三吹某某街专门有拉人看X级的地方，决心去碰碰运气，日头下没计划地乱走乱走，农业时代地走掉一下午。走走怎么陷到一大队车阵里了，叽叽夹夹的脚踏车洪水似的把他们冲得支离破碎，原来是什么鬼加工厂下班，车上飘飘骑过的女孩，一个个赛小白菜。

最后他们到底在一处僻巷里被一名中年男子找上了。"少年人，要不要看？好东西喔。"

三人一知半解，可都不愿被看成是呆子，各自端出一派颇晓人事的冷脸。"两百块，一人两百块就好，便宜咧。"男人亲狎地跟他们挨挨撞撞，讲了地点跟暗号，伸出手讨钱。他们便不置可否，漠漠地各自把钱如数交出。

生平第一遭，好奇而紧张，反而安静得彼此无一句话，按那男人指示的秘密地方，登登咚咚，爬了七层楼，暗中只听见喘息声咻咻咻的，像三座蒸汽火车头。到了，不准按电铃，敲门。阿清朝门上敲了三下，半天，没声息，轻轻试推一下门，门竟就开了——根本是栋没盖好的空房子。空仃仃的窗户外一盏霓虹招牌，灯光明明灭灭打进屋子里，一下变青，一下转紫。阿清冲到窗口望下去，万丈红尘平地起，不远就是高雄港，千条万条，红的绿的，岸上灯，水中影，杂杂遝遝跳乱一片，真要一跟斗栽下去，不是盖。

不再是澎湖的码头，这里。远远的空中有一簇火舌一跳一跳地舔着天。"那是什么东西啊？"阿荣怔怔自语着。

"炼油厂吧。"阿清说。

美惠那间半旧公寓靠爱河，墙单壁薄的，入夜了，整栋楼仍然是纷纷嘈嘈杂吵不休，他们打横睡在磨石地板上。一夜是被啾啾啾的电铃叫醒，拿不定去不去开门，"我来……"灯亮，刚回来妆才卸了一半的美惠走出房间，裙摆蓬蓬地跨过他们七坐八躺的肢体之间去开门，是个男人。美惠阻止他进来，讲着

什么，回脸朝地板上的他们望望，那个男人伸进脑袋张一眼，很败兴的样子，打美惠一记屁股，踢踢踏踏下楼去了。他们挪出一条通道给美惠过去，灯关了，又躺下，嗅见空气中滞留着一股窒息人的脂粉香。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15）

一夜是屋子门被撞开，跌进一个女人，三人一惊，坐了起来，望着立在屋当央的女子，背门外楼梯灯，毕露的曲线湮出丝丝水濛的光晕。后来知道是跟美惠同住的女友。美惠把她提到浴室里去，他们睁睁躺在客厅的半暗中，听见呕吐声，冲水马桶刷啦一冲，煤气喀哒开了，放洗澡水，热水器轰轰地打响，浴室门关，门开，美惠丢进换洗衣物，淅沥淅沥的泼水声……又热，与浮躁而潮湿的情绪，融成一片嗡嗡呓语的梦魇。

“我们回去吧。”郭仔说。

一种失败的感觉像蛇一样，凉凉滑滑爬上阿清的身体来。

美惠帮他们找到万老板的楼上，没想到却是跟黄锦和又做了邻居。之后，锦和就把他们都带进加工出口区工厂上工了。

他们搬来的那一天，下大雨。万老板楼下一半开杂货铺，一半住家，他们出入走后门楼梯，昏黄的雨里乱糟糟地搬东西上楼，发现堆满杂物的院子，有个女孩秃秃地站在雨光下淋得透湿。正奇怪，楼上咕咚咕咚跑下一个男的，撑把雨伞跑到女孩旁边，先是并肩站着，老半天，转过身面对女孩，赔不是，替她擦去脸上分不清的是泪是雨，伞一斜，把两人遮住了。

阿清他们还在傻看，戏已结束，男女打着伞走来廊下，一照眼，果然是黄锦和，寒暄时，女孩低着头先上楼去了。“女人，唉！”黄锦和撇撇嘴笑叹。

锦和说：“美惠姐联络到我，一听是你们，我真高兴，光这个房子就住过好几个澎湖人。没想到大家在这里碰面了。阿荣，美惠姐真算我们澎湖帮的大姐头喽。”阿荣乱有面子的，想拉他一起去吃饭，锦和匆匆一望手表，得上夜校去了，也不多话，摆摆手就走。

楼上中间是客厅，客厅那边一大间锦和住，再过去是阳

台，他们三人分租两间甘蔗板隔成的斗室。不一会儿，阿荣神秘兮兮地捧着脸盆跑来，说刚才那女孩好像跟锦和住一起，看她换了一身长睡袍在锦和屋里擦头发，拉他们去看。郭仔兴趣缺缺，只管把他那架宝贝收录音机拿出来放在床头，听他那些一辈子也听不烦的沈文程。

阿清随着阿荣经过锦和房间门口，绕到外面阳台，两人坐到阳台水泥墙栏上，隔窗望见亮着橙黄灯光的屋里，这时不见人，最醒目的是靠墙一张铺着向日葵大花大叶罩单的双人弹簧床。

晚上锦和从海专下学回来，买了卤菜跟啤酒，四人围坐茶几上吃着聊天。锦和忽然朝屋里嚷道："小杏，出来噢，见见我的朋友。"到他们快吃完收摊了，锦和忽然又想起来，跟他们说："大概睡了……我女朋友，唐秋杏，叫她小杏就好。"

小杏也在工厂上班。每天早晨得搭渡船从旗津过海到市区，多半他们出门的时候，小杏跟锦和已走了，他们下楼来，总是看见阳台晒架上晾着伶伶一条手帕，有时苹果绿的、鹅黄的、水蓝的、茄紫的，像方方的一个梦，荡在过堂风里跟人招手。小杏习惯把手帕绑在背包肩带上，也不大睬人，不对工作有劲，闲闲散散地去，闲闲散散地回，拎回一袋香瓜葡萄什么的。碰巧他们出来进去，锦和在，都会热络地招呼他们来吃，小杏淡淡地连正眼也不看他们，让他们觉得自己真是一群讨嫌的蠢蛋。

后来他们见过一次，小杏的姐姐从嘉义来看她，两人在房间里讲了半天话，听得一言半句，大概是劝小杏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早做个决定对她有利。差不多锦和放学要回时，小杏便送她姐姐下楼回去了。小杏眼睛红红的，走下楼，走上来，低着头穿过客厅回房间去。他们很替锦和不平，想办法要拉拢小杏对锦和的向心力。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16）

第一次发薪水，硬把两个请去吃夜市，阿清跟郭仔在摊子上拉着大嗓门划司机拳，活像两只鼓着翅膀跳舞的大公鸡，小杏笑倒在锦和身上，叫他们津津乐道吹了好几天。

星期天，锦和跟小杏约莫要睡到快中午才起床，阿清洗好脏衣服到阳台晒，锦和房间厚厚的布帘垂下遮着窗户。阿清对着一株株小盆景把湿衣服的水扭干，听见万老板的小孩在楼下玩耍的笑声。忽然窗帘刷地扯开，小杏向窗外嚷叫："好好的天气哟。"看到他了，拍拍窗框表示跟他招呼。

"中午我们做咖喱饭吃？"小杏一旋身，背靠窗，望着还赖床上的锦和。即使背向着看不见，阿清也能感觉到小杏眼睛里闪着那种横横的，不许人拒绝的光芒。

锦和从床上跳起来，一看手表，忙忙换掉衣服裤子，"完蛋，生意泡汤了。"出来进去刷牙洗脸什么的，不知要发谁的脾气，弄得砰砰乱响。走时，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把箱里的电器器材装进旅行袋里。

小杏说："你一定要这样！"锦和没理她，咚咚咚跑下楼去。

"黄锦和！"小杏在阳台上叫住他，摔下他忘记带走的皮夹，锦和接住，挥挥夹子谢了，掉身就走。

小杏气得对自己喊："没有他我们就吃不成咖喱饭？"来敲他们房间，"谁跟我一起去菜市场，我们做大餐吃。"阿荣和郭仔惺忪爬起来，表示都愿意去。

美丽的星期天。本来要买菜的，买买却过海去市区玩了一场。逛地摊买运动衫，小杏还帮他们选样子，跟人讨价还价。让他们忽然才发现自己真的是男孩子似的，被人纵容着可以疯，可以混，混得乱七八糟回来，博人宠宠的，无可奈何一笑。

晚上他们在阳台野餐，喝很多啤酒，哇哇哇地唱着沈文程的歌，唱累了，小杏去房间找出一卷林慧萍卡带，给郭仔的录音机放送。听着听着，不知什么道理都伤心起来，阳台灯也关了，窗户透出小杏房间溶溶的灯光，望得见屋子里淡粉红墙壁。小杏突然把卡带停掉了，"睡觉吧，明天还要上班。"就走回屋子，窗户一暗，关了灯。

很晚的时候锦和才回来，听见他踢倒一个啤酒瓶子。第二天早上，阿清到阳台收晒着的衬衫穿，小杏正在收拾他们前一

晚留下的残羹冷炙，扫着满地鸡骨头、花生壳，回头见是他，说："桌上有包子。"

他收了衣服进屋，看见客厅茶几上垒着热腾腾的包子，仍然跟平常的日子里很多个早晨一样。要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了吧，他心想。

小杏在学日语会话。当天他下工回来，走过街上时，想想，去店里买了一套初级日语。阿荣郭仔听他要学日语，快笑掉大牙，邪邪地拿有色眼光撩他，被他"马鹿！马鹿！"骂跑了。他脸皮厚，学一分讲五分，呱呱喳喳进步神速。

日子就这样火杂杂地过着。他念日文，郭仔迷电动玩具，并且看上工厂里一个女作业员刘丽花，拉着他们帮忙追。阿荣跟她老姐歌舞团瘪三那些家伙混，有时到这里找阿荣的混混，一个个比猴子还不入流，玩的花样可有的连他们也没听过。其中一个阿荣叫他三九的，来几次，看小杏跟他们熟，当着小杏背后向他们挤眉弄眼，问他们是不是每个都跟她睡过，不然跟她的姘头大家来个五人行也蛮够看……没讲完，就给阿清劈里啪拉打下楼去了。

再就是有回下工回家的路上，目睹一场车祸，锦和叫他们别管，他们还是上去把人家送到医院，肇事的卡车司机想和解了事，价码谈不拢，受害人家里告到法院去，他们是证人，几次传讯，要他们都到，往后发现原告那一家子也难缠，两边都不是好东西，落得他们三个证人和在里头纠扯不清，窝囊之极。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17）

锦和忙赚钱，脚下像踩了对风火轮，一刻也停不住，匆匆来，匆匆去，就数他活得最有劲。一天小杏又跟他吵起来，开了大声："你要那么多钱干吗！"

"还不是为你。"锦和也大声了。

小杏更气，"根本你是为钱，为你自己的感觉！"

"唐秋杏你讲话客气点。"锦和恼羞成怒，半天，恨恨地憋出一句："你不是要结婚，没钱，结屁！"

小杏脸都白了，干噎气，两颗豆大的眼泪直直掉在地上。

抓起桌上一只打火机，柝、柝，着了火，就烧头发。

“你疯了！”锦和劈手去夺，发梢已着火，急把小杏扔到床上，抄起枕头闷住她头。小杏趴床上哭起来，锦和跌在床边，气得干瞪眼。

白天在工厂，阿清他们看见小杏走过窗户外走廊到另一间厂房去，低垂着的泡肿的眼睛显得很憔悴。头上系着一条艳色丝巾，绕到发根右侧系朵蝴蝶结。晚上回来，小杏要他们帮她把一绺绺烧坏的头发修剪掉，正在理弄，锦和上楼来，铁青的脸，穿过客厅，进屋拿了课本，复下楼去，始终没望他们一下。锦和走没多久，他们在搞吃的，突然阿荣把阿清拉到房间里，从窗户望下去，万老板门口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条子样子的，跟万老板问什么，朝他们楼上望了一眼。阿荣忙避在墙边，说：“找我的。阿清，帮我挡一下……”就躲到厕所去。

结果却是厂里的保警和管区警察，因厂里丢了一批货，锦和是负责看管仓库的，嫌疑最大，要他去警察局侦询。

小杏听了，惨惨一笑，像是早在她预料中。“我带你们去找他吧。”简单收拾了提包，便跟警察下楼去了。仍然是提包肩带上系着一条干净的淡蓝色手帕。

阿荣从厕所蛇蛇蝎蝎地走出来，跟阿清愣坐沙发上发呆。阿清冷眼瞅着阿荣，问：“你在外面干了什么事？”

“我们去砸小獐子弹子房，放倒了一个人……”阿荣鸟鸟地说。

“妈的我看你那些朋友破得要命，你他妈的最好离他们远点。”阿清发了顿无名火，一摔几上的抹布，回房间了。

小杏去了一夜一日，白天都不见她跟锦和上班。回来那天星期天，下雨。小杏像萎掉了一半人，问她结果怎么样，淡淡地说：“丢的那些东西，他赔钱，开除……”不愿再多讲什么。

雨零零落落下一阵、停一阵，一阵簌簌忽然大起来，又小了。万老板的小狗生了四只小娃娃，在院子里做窝，一下雨积水，哀哀啥啥跟牙痛似的叫得人心烦意乱。小杏换了睡袍站阳台上发怔，雨光飞进飞出，像全世界只剩下她一个人，没人能代替她一些什么，分担她一些什么。看见颜焕清下楼，“阿

清”，叫他一声。他从门廊下望见在二楼阳台的小杏，觉得她在很高很高，像月宫那样的地方，不胜寒。小杏说：“我们把哈利搬到走廊下好不好？好可怜唷。”

小杏下楼来，在走廊一角放了个速食面纸箱，要他先把小狗弄进来。阿清一辈子没跟狗打过交道，跑过雨地到窝旁边，就要抱小狗，被哈利六亲不认差点咬了一口，试两次不行，搞毛了他，真想给它一脚。小杏喊道：“阿清你叫它名字看看，哈利，哈利。慢慢来……”

阿清回头望见小杏焦急的脸，还有万老板两个小孩攀在纱门里一副认真透顶的紧张相看着他——铆上了。他照小杏的方法做，慢慢哄着哄着的，拾走一只，两只，最后一只也放进箱子里了，哈利隆咚一跳也进了箱子，两个孩子拍手欢呼起来，小杏也笑了。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18）

大雨倾盆而下，他跳着跑进屋子，淋湿的头发和眉毛变得那么浓郁而黑，压压地覆着他圆骨碌碌狡黠的眼睛。小杏看着他，笑着的眼睛底下流着幽幽深深的光芒，让他觉得真是做了一件棒透的事情。

很晚的时候，房间里阿荣郭仔都不在，小杏来他房间，他正在听调频台。小杏先是攀在门边，好像只是经过停下来，随意说起：“阿和他要上船了……”

阿清吃一惊，望着她，小杏惨澹而笑。阿清说：“学校呢？不念啦？只剩半学期了！”

小杏说：“反正他无所谓，只想赚钱。现在他一毛钱都没了，上船，可以赚一大笔回来……我不要他上船。跟他讲，他要上船，我们就，完了。他不听。没有用了，跟他讲不通。”

小杏一张清瘦的脸白剥剥的，也没有更多的情绪和激动。阿清反手把收音机叭地关了，没有了音乐的空间，骤然寂静得像咕——咚一声沉到深渊之下，灰凉透底。

小杏说：“阿和不知道我有小孩了。”她是讲别人的事一样讲着自己。

阿清面目模糊地望着小杏的脸，他不懂得。“你为什么不跟

他讲？”

“跟他讲！”小杏冷笑道，“他就会负责？他会一辈子恨死我。”

阿清说：“你打算怎么办？”

小杏安静地望着他。“我想把小孩拿掉。”

他无法正视这样一张苍白无事的脸孔，躲开了小杏的眼光。小杏说：“可是，我不想阿和知道，都不要他知道。”

他不懂小杏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些。小杏说：“……需要男的签字……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字。”

不懂。但是他毫不犹疑地点点头答应。小杏眼睛一红，忍着并不掉下眼泪。

锦和上船前一晚，他们在客厅喝酒给锦和饯行，喝得多，却闷在肚里，越喝越沉，越沉越结。锦和也许心里想跟小杏是完了，只把眼睛那样阴郁的、肆无忌惮地盯住小杏，小杏给盯得眼皮越垂越重，整个人薄薄的脸颊像挨了个嘴巴子红烫起来，终于把杯子朝桌上喀哒一放，踉跄回房去了。锦和跟去，门关上，里面反锁住，听见窗帘刷地，拉上了。

“祝福阿和，干！”郭仔阿荣一杯饮尽。

阿清看着他这两个喝得满脸涨红的朋友，感到无以名之的、深沉的悲哀。他放下了酒杯，推开椅子，走下楼，走出这栋楼，走入街上红红绿绿的霓虹灯海中。他去打了大半夜的史劳克。凌晨回来时，冥暗的光影里，他看看客厅茶几上的杯盘狼藉，看看锦和房间紧闭的门，倒回床上，一头就睡了。

他们去码头送锦和。多少年来，小杏一直以为自己离不开锦和的，不见得是锦和的人，到后来，多半是离不开与锦和一起过过的日子，成为习惯的许多事情，即使已经理所当然不再发亮的东西，以及离不开她自己付出的这一段感情和苦恼。然而事到临头，似乎也并不是如预想中的会走到感情的极端上去——很家常地送走了锦和。谈不上诀别不诀别，锦和登船时还握了握她的手。

船走后，阿清陪小杏去医院，签字，拿掉小孩。他一辈子都记得，小杏在进手术室时，转头望了望他，那双麦褐色的眼

睛，眼睛里灰淡淡的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恐惧。像一头小兽，依着自己的本能，顺从一项决定而已，踽踽走入荒原的深处。

他坐在医院门口阶梯上等。看着大太阳底下来来去去的人、车子和对面街上的商店，橱窗里陈设着漂亮的舶来品，屋影投在白光光的马路上。人都是孤独的，彼此不能代替。颜焕清想着，我们都是他妈的孤独透了。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安安的假期（19）

收到哥哥的来信，父亲过世了。他立刻收拾好东西回家。小杏叫住他："阿清，等我一下，我跟你去。"

他站在楼梯阶上，仰脸看她，不明白她说的什么意思。小杏说："没去过澎湖……想看一下你们住的地方……风柜？阿和也住那里的嘛。"不等他答应与否，折身去房间收行装了。

台澎轮下了码头，客运车子从马公镇上开出。小杏靠窗坐，他在旁边，不定指一指窗外的海，说："你看，海。"指田野上一排排挡风的矮石墙，说："墙。"指牛，说："牛车。"经过村子外那家鸟透的弹子房，他说："史劳克。"

仍旧是他熟悉的街巷跟房子，阳光下截然的白日与黑影，那些个荒荒漫漫的下午。然而是有些什么不一样了。离开不过数月光景，他从前觉得很长的巷子，变短了；很宽的庭院，变窄了；很高的屋脊，变低了；很大的这个村落，走走就到了尽头。诧异地发现原来风柜只是这么样一个小地方。

远远他走回家，望见家门口空地上搭着一座棚子，里面一口棺木，有和尚在做法事。暗的棚子里，明的屋子外，像一场荒梦了了。他走近，看看那口棺，不大明白，父亲那样长高的身材怎么装得下？奇怪，也没有泪。

然后他抬头看见屋子门口站着的哥哥。哥哥疾步走出来，一握握紧他手臂，绽开微弱的笑容，说："以为你赶不回来。时辰都定好了，明天早上出殡。"哥哥望见太阳底下的小杏，善意地点了点头。

姐姐姐夫都来了，忙着照顾里里外外，看见他回来，是安慰的。母亲从屋后迎出，他喊一声妈。矮矮地站在他面前的母

亲，仰视他像仰视一棵春天里朝空中飞长的云树，哭了。

家中没有他可以插手的地方，他带小杏东走走，西看看，在小白菜家的杂货店买了包烟。小白菜已嫁到白沙赤嵌村，小白菜妈妈老白菜在看店。又走到锦和家，锦和嫂嫂背着婴儿蹲在门口做活，把鱼干一条条穿在网钩上。先没认出阿清，知道了是颜先生的小儿子，忙请他们进屋，倒茶，在他们对面坐下，半天，跟阿清说："颜先生读书人，好人啦，真可惜……"

他们看着趴在女人背后的婴儿，扯着女人的头发，女人侧过脸拨开婴儿的手，给婴儿她的一根手指头抓着。屋里一张大竹床上两个小孩在玩，把土花布单拉开了包住身体跟头，露出眼睛觑着小杏偷笑。他们看着屋外泡过盐巴似的太阳光，一只大胆猫蜷伏在干鱼箱旁边打盹。

出殡回来，琐琐碎碎的善后工作在肃寂的气氛和日常里处理着。父亲的摇椅仍然坐在门廊下，兀自对着海上。从他父亲给棒球打到太阳穴瘫痪以来，也许七年前那次父亲就死了，现在只不过是消失。曾经有过那么一天，父亲坐在摇椅上，弯身系好了鞋带，起身，抖抖笔挺的裤脚，母亲把一个手提箱交给父亲，父亲拍拍他的头，出门去了。他藏在门后，看父亲走远了，出来，把靠在走廊下的脚踏车偷偷推出。他踩在车上根本还够不着地，将身子穿进车杠杠里，一高一低踩了出去，踩着，踩着，记忆里那是个明亮的春天早上。

哥哥问他："唐小姐家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阿清说。

姐姐说："台北的女孩都比较大方哦……"

小杏已吃完饭。昨一夜东歪西靠地也没睡，这时蹲到阴凉地下带小孩玩，而不知道在厨间吃饭的一家人怎么看她。阿清想起是另外一天，饭桌上灯泡低低悬在空中，一家人吃饭，光影中五张明黄黄的脸孔像开着五朵花盘，忘记为了什么，父亲突然伸出手，用中指的骨关节狠狠敲他一记脑袋，他垂下头，下巴几乎埋进饭碗里。他都忘记父亲也有过这么结实的气力了，泪就两行掉下，落在饭上。但他似乎又像是为了小杏感到悲伤。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1）

“就这样，咚一下，打在太阳穴这里，我爸倒下去，就没起来过。真奇怪，前一秒钟还好好的。你不知道，我最喜欢跟我爸去打棒球了。那时候很流行打哎，一放假，单位和单位，或是社区，互相都玩哎。”

“那时候你多大？”小杏问他。

“小学五年级。有一次我跟我爸打完球回家，看到路上有一条蛇，我爸就用棒球棒去打，打，把蛇打死了。过很多天以后，我跑去看那条蛇，没有了，只剩下干干一层皮了……”阿清讲着好笑起来，不知什么缘故，就是好笑，小杏也笑了。“都没有了，真奇怪，只剩下干干的皮。”

他们仍又回到了高雄，投入上下班的茫茫人潮中。

郭仔收到家里转来的兵役通知，做完这个月拿到薪水他就不做了。阿荣下工后，晚上在夜市帮朋友卖录音带，有时几人就跟阿荣坐在摊上豁一晚上，流行歌曲一首一首放得全夜市震响。筋疲力竭，回去倒床便睡。听得见远方夜市的喧嚣，隐隐约约，蒸蒸腾腾，与大城市许多声音汇成一片大河，呜咽地缓缓流着。他们不过也是傍河千万户人家里的一家，亮着他们小小的灯。日子的长河很长，生命却很短。

阿清喜欢这样的，这样走在夜市一溜灯火通明的街上，有时候小杏落单了，在摊子上买发夹别针劳什子，有时候又跟在他脚边像只小猫咪。让他觉得这花花世界都是他的，而有一个人永远在那里看着他。

小杏蹲在一座小铺前算命。笼子里有只小黄雀专门会衔签，算命老头接过签纸，赏雀儿一粒谷子吃。老头跟小杏解签，小杏很认真地聆听。阿清守在旁边看着，看着，忽然他那么想要，强烈地想要创造一个亮光光的世界给她，他站在那个世界的边缘，捍卫她。

后来他们在玩拨钉球赌芦笋汁和香烟的游戏的时候，小杏拨着钉球，拨着拨着，就哭了。

但白天在工厂餐厅吃中饭时碰见，小杏又完全没事的样子，找他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当天晚上两人下班回家，信箱有

航空信，锦和从日本寄来的，船坏了，泊日本修船，公司把他们先遣送回来。小杏告诉了他，两人怔怔半晌。小杏说："赶快，看电影去了，来不及了。"

然而阿清都感觉到了，小杏根本没在看电影，她的人也不在电影院里，靠坐一起，那么近的人，那么远。

次日早晨，阿清来敲房间门，找小杏去上班。"进来。"小杏说。

阿清转开房间门，见小杏在收拾行李，床上一个大皮箱，小杏也不抬眼看他。

"咦，你要去哪里？"

"台北。"

阿清讶道："台北！"

小杏说："我阿姨在那里。"

"去做什么？"

小杏说："找事情做。"

"你在这里不是做得很好嘛。"阿清的声音不能克制地高了起来。

久久。小杏说："阿和要回来了……我不想再看到他。"

阿清站在门口，仿佛整个人，一下，被掏空了。许多事情，眼前的，过去的，一景景如流光里飞逝的埃尘，看着它离去，抓也抓不住。阿清道："我送你上车吧？"

小杏说："不。你要上班，我自己走。"

她迅速利落地收拾着东西，又是那样像处理别人的事情似的处理着她自己。走过来，把一个印章交给他，必须要抬起头看着他的时候，也只是一张漠漠空白的脸庞。她说："印章。这个月的薪水你帮我代领一下。我到台北会寄地址给你，你再帮我汇来……走吧，上班要迟到了。"

他收下印章。道："再见。"转身下楼去了。

旗津渡船头，他买了票，排队等船。晨光，而像暮色苍茫，模糊的渡船头，模糊的行人匆匆。心口上模糊洇成一大摊的哀伤，无边地继续泛滥开来，将他掩覆。他折身又离开渡船头，走回家。

登上楼，正碰小杏提着两箱行李下楼，狭路相逢，还是重逢，分不清。阿清道：“我想还是送你去车站吧。”

小杏道：“不行，你要上班。”

“送你我再去，一样。”阿清接过小杏的行李，一起下楼。

公路局车站，他帮小杏买了票，交给小杏，陪她排队等车。四面八方拥塞吵乱极了。小杏用她整个身子的力气叫话，说：“不要告诉阿和我去台北了，就讲我回嘉义——结婚啦。”是个笑话，而两人笑不出。

说：“想离开这里啦……”又说：“都太熟了。”说：“就想跑远一点……”她那样叫着话，好像他们中间隔着黄烟尘尘的大漠，一下她就吃了满嘴沙尘，把嗓子叫哑了。如果不是这么坏的地方，这么坏的时刻让他们遇见，小杏也许只要大喊一声：“阿清，我在这里。”

但这时候他看着她朝他只能颓然一笑，提着行李跑上国光号车子。车开，隔着车门趺趺绊绊朝他挥手再见。他给她一个飞洒漂亮的手势，再见。

跟阿荣郭仔吃过消夜回家，阿荣肩背装录音带的帆布袋，走在深夜清荡荡的大马路上，哇啦哇啦乱唱歌。“喂，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内埯海边裸奔？”阿清说。

“妈的要跑就跑嘛。”郭仔说。

他们一气跑到西子湾滩头，阿荣把帆布袋哗刷摔在沙上，三人*衣服跑。黑夜什么也看不见，只剩下感觉，感觉脚下的沙砾很粗，垃圾很多。他们一直跑进溶溶的咸雾湿风里，将跑过去的黑夜丢在身后，一直跑进看不见的前面的前面。

阿清忽然说：“阿荣，你将来要干什么？”

阿荣说：“我要娶个老婆。”

阿清说：“就这样？”

“再来，生两个孩子，我下班回家，他们会跑出来，喊我爸……”阿荣说。

看得见远空中一叠两叠暗云，与沙滩上三只灰条条浮移的小人。潮岸不知伸向何方。他们亦将是，其去未知。

一九八三年七月癸亥大暑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2）

这个城市越来越热了。吕聪智开车打三重上高速公路时，这样想着。

大汉溪浮积着城市吐拉出来的各种秽物，沉滞不动的，从车窗左边看去，是它，右边看去，也是它。以前每次听见电视气象报告，报道新加坡三十七度的时候，老爸老妈那副不可置信的痛苦样子，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也就是活在这个经常也是三十七度的城市了。

他赶赴嘉义岳家，德美的二弟给大弟砍死了。早些日子岳母打电话来，说做了一个梦，梦见老五穿着军服，浑身是血回家来，叫德美注意老五，老五才服完兵役，上来找工作，暂住在他们家里。没有想到却是二弟出了事情。

大弟曾经长得很清秀，近年一直发胖，肿胖，两只眼睛逐日像失去焦距，混浊无神。几年前来他们家住过一晚，一个人闷头坐在茶几前面，一点点抿着乌梅酒，抽玉山牌香烟，还要敬他一支，他哼哼笑说："抽这个？你不怕六点半。"当他把一份《工商时报》快翻完时，大弟掏出一张照片给他看。是四吋的黑白半身照，大弟背对着相机，转过脸看着镜头，嘴上叼根烟，穿的是军绿汗衫。

很平常的照片，他没看出什么，还给大弟。大弟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讲话，说姓林的都是匪谍。他一边去开了电视，一边有听没听地答着大弟的话，看见荧光幕上极为喧闹的问答赠奖节目，恶意地骂着："去你妈个蛋，有没搞错……"操着广东腔，一骂再骂，图个丹田吼叫的舒服。慢慢，从凌乱的枝节中他听出了眉目，听大弟讲下去，最后大弟讲完了要讲的话，激动得不能控制脸上肌肉的抽搐，两只眼睛好像被抽干了水分，凸灼地瞪着他，令他悚悚战栗起来。

就是现在，大白天在国道上开车，天热地热，大路远方腾蒸着阳炎之气，犹如水中的景物，而他的车子犹如要开进水中去。现在，他仍旧会一下想起来，便脊骨一寒。那是大弟在金门服役期间，有一次营里几人打牌，吵架干起来，充员兵简阿水踢到一名老士官的下面，踢破了，送到医院，不治死亡。本

来判简阿水十三年监禁，老士官们不依，联名上诉，后来改判唯一死刑。当下他们大专官充员兵，一群人全部哗然，枪决那天，大家都去了刑场。岩坡地外面是天跟海，简阿水叼着烟朝那里走去，还没到枪决处，背后押解的士兵忽然放了一枪，简阿水掉转头来，茫然望了士兵一眼，士兵骂声干，冲上前，咚咚补了两枪，简阿水仆地倒下。那回头看的一眼，必定让他们无法忘记，他们都去拍了那张相片，穿着军绿汗衫，叼根烟，回头一眼，相片就压在办公桌子的玻璃垫下面。

他的车子进入台中县界，右窗绵延着荒石枯溪，山叫火焰山。灰晴的天空有一架飞机，在空中划着一条云白色凝结尾。回头看了这个世界一眼，然后仆地倒下去的简阿水的脸，便以大弟相片上的那副容貌，偶尔出现在他面前。那时候大弟还很苍瘦，眼睑底下常常会神经质地一阵颤跳。

德美的老家是空军眷舍，岳母靠打会买了一栋两层洋房，就在眷村外面隔条大马路。岳母、大姐跟小妹住眷舍，岳父带大弟住洋房，两个男孩回来的话，也都住新家去。岳母老是梦见新家的屋顶长满了黄色的花，在黄昏暗澹的风里吹摇。昨天二弟回家，吃过中饭到新屋睡觉，岳父去军医院上班，过午不久，大弟拿菜刀就把二弟砍了，送到医院时，血流太多而死。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3）

吕聪智把车子转下高速公路，走省公路的时候，西斜将落的太阳，在发了一整天的高烧之后，呓语而疲倦地，继续蒸散着橙炎炎的热气，田野一片焦烟。经过那座旧怆的北回归线标识碑，德美家就差不多到了。

只有岳母在家，给他开的门。平常人丁喧哗的一家子，忽然都没了声息。他温柔地喊岳母一声：“妈……”眼看着岳母一下涨上脸来的泪潮和血色，不一会儿，消退了下去，留下泥灰的一张老脸，上面犁着沟渠纵横。他问：“爸他们呢？”

岳母虚弱得像很想把她的胳臂支在地上爬走，她几乎是爬到沙发椅旁边，极为缓慢地，把沉重的自己安放到椅上，深深陷入沙发之中。她本来不想讲话，却也条条理理地说起来：“爸爸去殡仪馆了，给阿新缝耳朵。”

他阻止道：“妈，我都知道了，你休息，不要讲话。”

岳母道：“阿慧跟老五他们去看棺材。昨下午闹到今天，警察验了尸，大弟现给收在看守所，你没见他那个样子，还不知道自己杀了人。阿新叫他砍得……跑出来打电话叫一一九，好些人看见了也不敢去帮，跑来告诉我，我出去一看，砍成那样，就是活人，也是个废的了。”

“大弟不是一直在吃药，蛮好的？”

“不好。”岳母道，“那女的家里，又来了几趟，逼他出面解决，他在家里，满屋子转，转转转，像被谁给关在笼子里那样，结果转出这个事情。”

他听德美讲过，一年前婶婶为大弟介绍了一位加工厂做事的女人，大弟在公路局做站务员，嫌对方难看，不很情愿，到底岳母怕害了人家，把大弟的情况向那女的说明清楚，希望就此作罢了。不料女的却不在意，交往两个月后，就结婚了，住在新屋。结婚第二天，女的一个人跑去大贝湖说是度蜜月，大弟才讲，那女人的奶奶上面肿好大个瘤，吓死人。女的度蜜月回来，一人去医院动手术，乳癌割掉了两个*。住院期间，他们这边也没有人去探病，唯岳母去了医院三次，炖鸡汤带给那女的吃。女的出院后，大弟就吵要离婚，自己写状子去告，告不成，就不让女的在屋子里，女的只好回娘家住去，三番几次来找他们谈判。

岳母长长叹一口气，在天色渐黑还未开灯的客厅里，沉默着。沉默像块大磁铁，把一切，把冷气机轰轰的运转声，都吸附上来，无埃无尘。有一刻吕聪智觉得，太不公平了，似乎承担越多的人，承担越压到肩上来。岳母忽然移动了一下，问他：“德美说电缆工程你标到啦，标多少？”

“四百七十万底价，五十万押标金。”

岳母道：“唔。自己出来做，累吧？”

“要拼。”他一语淡淡带过。

岳母忽又道：“大弟肖蛇。”半天，幽幽地说起来：“小时他就比别人胆小。有一回我睡午觉做梦，一条蛇被轮子压成几截，醒来，心还蹦蹦跳，德美他们跑回来，说大弟给火车压着

动不了，吓得我，跟着跑出去，是窑厂运黏土的小台车，玩躲猫猫他跟人家去藏那底下，车子开时别人都跑出来了，就他不敢动，被压在那里。早知道，那时候没了罢，到现在作孽哦！”

天黑后岳父先回来，提着半打罐装啤酒，进门看见他，点个头，忙不迭脱掉香港衫，剩一件背心，凑到冷气机前扎开两臂沐风，黑胖的身子散出消毒水的气味。岳母问道：“是缝好喽，爸爸？”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4）

岳父在喉咙里咕噜应一声是。岳母仍不放心，道：“阿新看着还可以么？”

“可以。”

岳父把衫子晾到那座头角狰狞被叫做牛魔王的乌木衣架上，道：“妈妈弄吃的来吧，肚皮饿了。”便拿出两罐啤酒，一罐给他，令道：“喝，喝。”

他跟岳父向来是讲不上话的，隔桌对坐，各吃各。岳父生着一张不规则的肉脸，有时看是平行四边形，有时看呈梯形，这会儿脸肉甸甸地坠下，堆积在下巴处，成了金字塔形。德美说爸是那种心脏跳动很慢的人，极冷静，但有时真让他觉得，简直是三脚踩不出个屁。好几年了，德美跟他都把孩子带回来过年，除夕打一夜麻将，初一到初三，家里亲友邻居川流不息的时候，他就窝在里面看武侠小说，一租一大摞，与人老死不相往来。常常他把书都看完了，年还没有完，他就两手抄在裤口袋里，牌桌边站站，孩子群里蹲蹲，看着一地翻肠剖肚的鞭炮层发呆。每当这个时候，岳母终年平板的脸，也有了欢颜起伏，因着儿女们充满在她眼睛可以看见的范围内，她那双年轻时吊俏的单眼皮，遂像初五的月牙，弯弯地带着笑意，坠挂在那张原野黄沙般的脸上。而总是这张脸，看出来他的长闲聊赖，向他抱歉招呼着：“出去走走啊，天气好的咧。”他便感觉到自己，有如被一只温热的熨斗熨帖了下来，平了。

次日上午，他陪同岳母到看守所探大弟。大弟辨出是他们，清晰地喊道：“姐夫，妈……”脑袋掉在胸前，滴滴淌着眼泪。

大弟仍不记得一切过程，只知道是那天下午，坐在楼下，窗户外面热晃晃的，菱花形铁窗栏杆一杠杠发出红光，红腾腾的，最后延烧成一片火滩。大弟翻来倒去几句话，说的仍是这些，嘴角聚着越积越多的唾沫，快要流下来，岳母塞过去一叠卫生纸道："擦掉。"

他听着心中一酸，竟像要哭的，吸了吸鼻子。

他们决定下礼拜二行天主教仪式，通融火葬，他再载德美和两个孩子来。岳母很像赌气那样，道："讨债鬼，在我们那里，就草席包包扔到乱葬岗去了，哪还有棺材给他呢！"

吕聪智吃了岳母下的一锅面疙瘩之后，启车回台北。他想起这一趟漫长、单调的车程，炎阳将在他前方和对面来的车子的各色铁皮顶上面，反射出一炸一炸刺眼的光爆，他真是没有勇气上路了。年轻时他的勇气，一辆打工买来的铃木一百CC，每到寒暑假，便从台北直下纵贯公路回高雄小港家。有一次他把德美送回嘉义，暑假结束时，再经嘉义，捞了德美同返学校。一顶安全帽，一副风镜，积得厚厚一层灰，取下了镜子，德美看着他，笑得直打墙壁，把他推到公用的浴厕对镜一照，可不是，风镜罩住的地方，印出一个肉白色的、俯卧的B字，风镜没罩住的地方，盐渍得灰干透黑，变成了一张猴脸。而他屡次经过的北回归线标识碑，在德美记忆的宅奥中似乎占着非常辉煌的一角，因为他们一家曾经穿上最正式的衣服，在碑前拍了相片。对于岳父母所来自的甘肃凉州高纬度区，北回归线，真是件稀罕的事情。

岳父的心脏，的确跳动够慢，昨晚就如常地回新屋睡觉了，早上过来吃了面疙瘩，叭哒叭哒抽完一支金马烟，便去医院。岳父主治骨科，近年钻研针灸很有心得，上回过年在家，帮大姐治鼻子敏感，满脸插着针杆，手上、臂上、膝上、脚上，都有，太野蛮骇人了。如此想着，钢灰色的大汉溪已在眼前。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5）

城市把它匠心装扮的容貌展现给盆地中心，却把它的背后，任其秃败无色的，脏邋邋暴露于虐日之下。

他并不回板桥的家，转去叶那里，叶知道他下午北返会去她那里。

车子从松江路下降进入市区，连栋大楼高过了夕阳的高度，像夹岸峡谷，下班的交通是谷底川流，遇到高楼空隙之间穿照而出的阳光，就在川面折射着金属片粼粼的闪跳。碰到十字路口红灯，又像大江横阻，西边望去，熔熔斜阳里市景都曝了光，东边是金色沙砾里的一座海市蜃楼。常常，在红灯暂停中，吕聪智就会跌进一刻很沮丧的情绪，正如他现在的年纪和状态，东张西望的，不退不进。该有的都有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叶的住处有十二层楼，杂在高低起落的楼丛之间,相互投叠着大块大块的斜影，影子之间夕晖错置，裸露出层叠的、泥金色的建筑物。他在这现代丛林底下绕了两圈，才勉强挤进一个位子泊车。

电梯很老旧，左摇右晃蹭蹬着送上九楼，头顶一截日光灯，惨澹的蓝光永远把人的气色弄得极坏。壁上有块玻璃镜，在这段上升或下沉的九楼旅程中，他经常无意识看着镜中的自己，以及映在镜中电梯门顶那排明灭变换的数目字。旅程很短，也很长。短时，他那副酒醉红挣挣的大脸，一个怔忡，就到了。长时，长得够他把一生到现在，形形色色各种人与事，都想完、过完了。这当儿他甚至想，如果电梯忽然解体摔到地上，死了，怎么办？闪进脑中的，他没想到，仍是孩子和德美。还有，岳母的温和而又苦辛的脸，亦霎时临现。他忽然害怕极了被电梯摔死，二弟不就是顷刻间再也不存在了。但他看见9字亮了，空隆隆电梯门开了，他一脚踏出电梯，刚才的一切，又都遗忘。

叶不在，他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屋，烘烘一团热气。窗帘没拉上，西晒透进玻璃窗，满室的昏黄，和满室的疏影纵横，叫人顿生寂寞。他来这里，要的就是解放疲劳，叶却给他这个，很恼。他先去扯上粗厚的窗帘布，开了灯，开冷气，脱鞋脱袜，把自己扔在床上，大字躺着。不一会儿，便呼呼睡着了。

醒来时，有一晌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望见浴室的黑暗处亮着一粒红光，想起来是电热器。他以为睡了很久，看看表，不过二十几分钟，可睡得真沉，骨头都散了，干渴如焚。他跳起来，拨拉开手风琴式的奶黄色塑胶屏风，有个小厨房，其实只能算是个五脏俱全的料理台，小冰箱里倒有几罐白梅牌芭乐汁，开了罐一口喝净。

他到桌前翻找出这期翡翠周刊看漫画时，发现桌上一本水红封面的日记，本子内插着圆珠笔，他略翻一下，瞄见自己的名字，便看了下去。叶写着对他的各种爱怨的话，一会儿说他是她所遇过最好的客人，一会儿骂他冷酷无情跟别人没有两样，有时则哀怜自己的命运，又把希望寄托给他。他阖上日记，很短的一瞬像被激了起来，心抖抖的。

那水红封面上，烫金勾勒着蔷薇、叶子、蝴蝶繁复的图案，制造过程中放了太浓的香味，令他有点发晕。他有点明白了，叶故意不在，把日记留在桌上，做出仿佛写着时突然被什么事情打断，匆匆离去，以致忘了将日记收好的那个样子。是的，她正是这个意思，要他看她的日记。

叶不时有这种超出他们既定关系的作为，让他发怒。他呆呆坐了一阵，起身穿上鞋袜，把床铺抹抹平，窗帘重新扯开，屏风拉回去，日记摆正保持原来的位置，关掉冷气，熄了灯，带走喝干的易拉罐。他想他不该再来这里了。出了楼底，铁罐给他扬脚

Chapter_3

一踢，清锵弹在墙上滚下，一路滚进沟里，他痛骂自己一声："去你妈个蛋！"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6）

那时候叶还住南门附近，跟一个叫蒂蒂的小姐同住。有名舞客钉叶钉得死紧，蒂蒂是广播电台大嘴巴，又想巴结人家舞客，便每次把叶拉撮给那男的，任人家钉到她们住处纠缠。一晚已过了十二点，突然接叶的电话，直打到家里来，人在西门町，说不敢回去，那男的车子和人在她们楼下等有一个钟头了，她下班搭计程车回时看见，绕出来吃了东西，回去见人还没走，电话打进去蒂蒂又不在，她没办法了只好找他。

他才应酬回来洗过澡，准备睡觉，德美带儿子睡里间，岳母来家住，女儿喜欢和外婆挤，老的小的每天不到十点都睡死了。他换了衣服，找到一把螺丝起子，开车赴西门町。叶等在圆环那头电影看板底下，见是他的车子，走到马路上，霓虹灯斜泼得她半边绿紫，钻进车来，脸也紫紫的，口红成了铜青色。

到她住处，那男的车子已不见，叶说："大概走了。"他仍陪她下车，提着螺丝起子，在楼门左右巡巡，叶有点难堪地，手提包抱在怀里伶仃仃的样子，一时不知如何收场。他道："看换个地方做吧，还是搬家。以后这种事，不要再来找我了，你最好报警。"看着叶翻出钥匙开了铁门进去，他遂折身回车上，隐隐感到一种麻烦上身的压力，十分不快。

之后他为避她，换了个去处。经过的各种女人那么多，却老记得她的样子。两三回带她出场，做完他留下钱，就一人离开回家，后来一回她也同走，他坐在沙发上穿鞋子，电视兀自放着A片，他看见她穿戴好了，却在整理狼藉的床铺，光着脚丫站地上，轮番在床两侧扯平单子和罩子，真不是她的身份该做的，像个老婆。他想平常她跟别人都这样吗？没有穿高跟鞋的她，显得腰身长，腿短，人矮矮的，是个平常妇人呢。他心动了动，一念不忍，竟破例道："你姓什么？"在舞厅大家喊她珍

珍。

“叶。”又道，“我叫叶丽珍。”

“你哪里人？”

叶说：“台中。”

他又问：“你一个人在台北？”

叶看看他，似乎不知从何说起的那样叹了口气。他恰也兴致到此，就结束了谈话。

往后他们又有几次，他渐渐晓得叶十七岁就结婚了，跟丈夫到南非，丈夫的父母亲在那里开餐厅，婆婆待她很恶，丈夫有了当地的女人，常常打她，她离了婚，一儿一女带回台湾。她的寡母并没能力帮她带孩子，就把孩子托养在一户公寓，自己出来上班，两个孩子认那个还没结婚的保姆叫小妈。叶是个整洁、不爱讲话的女人。

当时他尚在替人家做电机销售，决定与叶疏离后的几个月，突然接她寄到公司的一封牛皮纸袋，她真有本事打听得出地址。信封里是一把钥匙，便条纸上告诉他，搬了新家，新电话。终于他还是去了电话，知她现在一个人住，复又去了她那里。

单身套房，她的家，他马上感觉出她跟在旅馆里不一样。热烈的时刻，她把他的脖子缠得透不过气，他猛然掉在灼烫的昏迷中，然而就算这样，他亦心底清楚，甚至他不看她激狂的脸，埋头于自己既昏迷、又清楚的奔乱放纵里。而且他绝对不过夜。

来多几回了，便也成为习惯的一部分，予求予取。他总是坐马桶上翻完翡翠周刊，冲个澡，望见自来水通过电热器的红灯变成热水从莲蓬头淋下，他总要像疑心被电梯摔死的，疑心哪一天不定被水电死。然后又忘了，躺在床上换美华报道看，等叶也洗了澡，他们就开始。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7）

叶过二十六岁生日，他来她这里时，遇见叶的寡母和两个小孩，请他吃了碗猪脚面线，孩子便在床上活泼地蹦跳玩耍。他很快离去，给了叶五千块的红包。那时候他走出楼底下，就

想以后少来的好。对面盖大厦，鹰架钢筋外面围罩着灰绿纱网，工人在高处焊接，凿开的焰花迸散落下，半空成了火星星就熄了。

习惯是一个舒服的陷阱，让人日渐身临其境却丝毫不知。作为女人的叶，有了一些真实的感情对他，他悚然发觉，这才是可怕的。

吕聪智开车回板桥的路上，车堵得跟便秘一样，“干！”他骂着。心重重地坠在肚底。

家里，一屋子人。进门就听见德美直着嗓子在骂儿子：“豆——你再给我沙发上跳，我剥了你的皮！”

其实也只有余太太和她的儿子阿宝，但是跟小玫和豆豆三小孩加起来，就一个头两个大，满屋都是人。豆豆背后塞着一团毛巾，像个小号的钟楼怪人，他道：“这是干什么？”

德美道：“哎呀疯得全身都湿了，冷气一吹就感冒，给他塞个布吸汗啦。吃过饭没？”

“没。”

德美便去把饭桌上盖着的报纸拿走，有汤和几盘菜，他们都吃过了，汤端进厨房再热一下，抽空问他：“妈怎样？”

“还好。我陪她去看了大弟，大弟什么都不知道，在哭。”

德美眼睛红了红，问道：“爸呢？”

“爸还去帮二弟缝耳朵。下礼拜二我们回去，二弟要火葬。”

德美坐回沙发那里，严肃地和余太太低声讲话，约是把最新情报告诉余太太。前一阵子，她们几个太太迷着做杨桃酒，天天跑去后山农家采杨桃，堆得屋角好几缸坛子。最近开始迷打毛线，几家串来串去交流花样的打法，又弄到屋里到处是毛线制品，看着就热，讲她夏天打毛线神经病，她们说现在打才对，打到冬天正好穿。突然小玫尖叫一声：“豆又大便了。”

“豆你敢给我大！”德美气得叫他，“吕聪智你去打他，打他。”

他到房间里，小玫故意很恐怖的表情站在床边，原来床上有一块屎球子。他去找了苍蝇拍，等豆豆上完厕所出来，倒过

柄要打，豆豆哭丧着向他告饶："不要打，爸爸，不要打，我才屙出一点点。"

他叫儿子趴到床沿，用柄子抽了屁股两下，心下气弱，感觉自己竟老了，疼着打不下手，就教训道："以后不可以这样，光贪玩，要大出来了才上厕所，怎么可以。这次打你两下，下次哼，没这么好喽。"

余太太遂带阿宝走了。德美进来收拾床，道："豆又一直流鼻涕，下午带他睡午觉，冷气吹的，晚上要咳嗽，明天又得去看医生。昨天孙叔来，还说豆好大了，哎呀我看他光长头，不长个儿，跟个蛋一样，整天滚来滚去我眼都花了，烦得！哦你去看了大弟，会被关多久知不知道？"

"现在看守所，等起诉才知道。医生有精神耗竭的证明。这种人，最好一辈子不要出来。"

德美叹道："最可怜是妈。上天还跟我说，住女婿家吃女婿的，她不心安，住住又回去了。我说妈你神经病，吕聪智他才不管你咧，他还叫我陪你去听歌、看秀呀，趁跑得动跑跑，妈也不听我讲，就是想不开。钱你给妈了没？"

"给了。我说是你还她的会钱。"

德美收拾到客厅，又骂起来："豆你今天看第几遍了！不要看了，去睡觉。"把电视关掉，押豆豆进屋来，向他抱怨道："早上七点起来就要看圣战士，每天哎，看几百遍了还看，不给他看就哭，烦得我！"把豆豆背后的毛巾拉出来，抹了头脸，将豆豆翻倒在床上，嘣嘣地拍着屁股强制入睡。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8）

他洗好澡出来，豆豆已给打睡了。德美塌在桌边坐着，陪他吃饭，道："孙叔送我们两箱帮宝适，豆用不着了，你不是说谁生小孩了，送他们吧，做个人情。孙叔他侄儿在美国，想去大陆做生意，孙叔说纸尿布那么好赚，趁那边还没人卖赶快去开发市场，一定赚钱。我心里想不好意思说，好赚，是在这里赚，那边谁买啊，连我都要算算，几泡尿，一片十块钱就没了。你想嘛，那边又没冷气，像这么热天，买回去穿捂出一屁股痱子，又没垃圾车，一袋袋那么大包湿尿布往哪里扔啊。我

现在也想通了，还是老方法好，开裆裤光着，尿的话，泥巴地一下就干了，像我们这磨石子地，拖把一拖就行了，多方便，还不会得尿疹——”

“好啦。”他道，“孙叔他侄儿，关我们屁事。”

德美长得像岳母的那双单凤眼，横了横，道：“哼，帮宝适也要改小包装啦。何太太发现一种日本的叫满意宝宝，庆祝十周年卖出一亿片，特优惠，一包一百九十九片，划到一片才六块钱。”忽想起什么的，要笑不笑道：“小玫今天做暑假作业问我，一面国旗有三个颜色，一百面国旗几个颜色，欸，你说几个？”

“废话，三个啊。”

德美道：“我就没想到，跟她说，三乘一百，三百个颜色。”笑得直打他。道：“后来她跑来说，妈好像还是三个颜色喔，我才想对呀，三个颜色，哎呀真没面子。”

他瞪德美道：“有没搞错！”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德美讲话快，像盆锅里炒蛤仔，辣利价价响。她说她爸爸的脸是麻糍脸，“趴趴的不成形哎，看他晚上睡觉头朝哪一边，朝左边，第二天脸就往左趴，右，就往右趴，一定准。”他想德美一家人的话，大概都被德美讲光了。

次日清晨，他还在睡，模糊听见女儿和德美拌嘴，越来越不可开交，他爬下床赤脚走出房间，见德美抓着卫生纸擤鼻涕，气哭了，小玫站凳子上，桌上铺了一张垫褥，笨拙地在烫衣服，闷头不理人。德美道：“你看那死样子，非穿那件不可。起来就问我要那件衣服，我说刚洗好没干，就跟我翻脸欸，又不是没的穿，干吗非穿那件。讲她两句还不行，把门摔得砰砰响，脸恶得，跟我像仇人一样，干什么，不穿那件会死呀。”

他道：“小玫，你怎么搞的，那么多衣服，换一件有什么关系？”

小玫泪汪汪道：“昨天又不洗，人家今天就要穿的。”

德美道：“哼，昨天下午杨如萍她妈带她们去吃麦当劳，她也要穿那件，回来汗臭的就扔在那里，又没说今天要穿。我没事干光洗她那一件，当然是早上一起洗啊。”

“那我自己把它烫干穿就是了嘛。”小玫站在凳子上还跺脚。

他喝道：“喂，小玫，大人一句，你顶一句，小孩这样最讨人厌了，不可以。你今天是要去哪里？”

小玫赌气不讲话，德美道：“她要去电视录影，擂台比赛，她们跳舞老师安排的，说光跳又没表演，大家都不来劲。一个月两千块学费，贵得，不上电视一下，谁知道花到哪里去了。”

他趁德美进房间来时，便斥德美道：“你不要老跟孩子斗嘴，把小玫嘴巴练得那么利，讨厌嘛。”

德美垮了满脸不高兴地出去。后来他下楼办事，看小玫的长头发已梳好两个髻，绑着大红丝花，德美正给她在涂口红，小玫哈着嘴道：“爸再见。”被德美厉声喝止道：“不要动，搽到嘴巴外面我不管喔。”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9）

楼下的店面，左邻是洗衣店，骑楼底下晾着一匹匹被单，往往遮去他们店前的天光，他拿钥匙开了门进屋，屋里映照着外面蓝绿条纹被单荫荫的影子，倒也凉快。他打了几通电话各处找老秦，托老秦订购乌坡林电缆的事，应该有回音了，正纳闷着，却接到叶打来的电话。他喂喂了两声，那一头没声息，他就知道是叶，道：“怎样，有什么事？”

叶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他脱口说昨天，马上后悔，果然叶问他：“有没来过这里？”

“没有，我直接回家了。”

叶道：“没啦，昨天我有事出去了，不在，怕你来过……”

“开车太累，回家了。”他冷淡道，“我还很多事要办，有电话要打进来。”

那一头静了半晌，道：“后天我们周年庆，要做成绩，你来吧。”

他唔了一声，答应与不答应之间，也像暧昧地发着脾气。叶一如往常，从来不说再见，却道：“那，就这样啦。”有些无可奈何，有些自找台阶地，挂了电话。

电话楼上有分机，他晓得德美有时会偷听，前后经过的几个女人，德美倒是不理，只要他拿够钱回家，她才懒得管他。当初那么糟糕的情况下，他都娶了她，现在多了两个小孩，他又疼，要糟也糟不过那时候。德美不会不知道叶，就向他警告过：“哼，电话拿起来，一听是我的声音，屁不放一个就挂了，不是那个人会是谁。”

一次他喝得半醉回家，叫醒德美帮他弄稀饭吃，德美亦陪他吃了些酱菜。饭桌柳橙黄灯下，德美那张遗传自岳母的北方人的脸庞，单眼皮，白的是白，黑的是黑，讲起话来摧枯拉朽地力气十足，叫他叹了口气，道：“你就是不喜欢跟我好。”

德美瞪他一眼，挣红了脸道：“谁喜欢呀。德慧余太太刘太太，还有那个做装潢的宋玛莉呀，他们都不喜欢——那个有什么好。宋玛莉还说呢，有一天她老公爬到她身上，被她一脚踢开，掉到床下去了，笑得！”

他道：“德慧她也算，还不如离婚算了。宋玛莉那德性，女不女男不男，送给我都不要。你光跟他们学这。”

德美的脸直红到两鬓里去，道：“我反正是……”张口结舌竟吐不出一字，赌气去厨房拖地了。

他也不明白，到了现今他还在求什么，总好像以为不定哪一天忽然让他找到了。他甚至也很少再想念燕怡，两年前燕怡回国，听说有两个女儿了，老同学想凑合他们见个面，他都没这个心。离开公司后，他把客户都抓到手来，大部分是做下脚废料、工程发包之类，这回T厂的EPR电力电缆招标公告还没贴出，他就从老秦那里打听到底价，果然给他标到，回来告诉德美，德美显得很高兴，还打长途电话跟母亲讲。那晚他们履行一个月一两次的大事时，德美几乎不曾有过地，那样把身体柔韧地挺了起来，迎向他。他虽然还不至于感激涕零，但一份实实在在的满足，的确是真的。

难道他求的就是这个？他不很知道。就算知道，也太卑微了一点罢，他不会承认的。

隔天老秦约他出来喝啤酒，告诉他，向雅中、隆丰订的乌坡林电缆，都说是赶不及没法出货，原来新大洋已通知他六家

电线电缆不准出货给姓吕的。六家搓汤圆，这回轮到新大洋，没想到半途杀出程咬金被他标了去，现六家联合起来不给货，逼他过期无法交货，押标金五十万将被没收，等T厂重标。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10）

他连连痛骂了几声干，问老秦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货。老秦教他保持沉默，风声过后再做。老秦有个亲戚在隆丰，已答应可以把鸟坡林名义上卖给老秦，再转给他，唯价钱要比原来贵一倍。

他一边气自己，一边也觉得老秦并不是那么尽力，够朋友，遂自暴自弃道："操他妈去开计程车算了！"

老秦嘿嘿笑道："怪不得，计程车司机听古典音乐的喔，越来越多啦。"

"去你妈个蛋，鸟才听古典音乐。"他真想把啤酒瓶砸到老秦头上。

老秦道："不景气啊，转业的多嘛，大学毕业照样都来开塔哭洗。"

两人喝到舌头都大起来，他拉老秦去跳舞。开着车，转来转去，就是开不到目的地，竟下起了雨，一阵大起来，在窗玻璃上冲激着滔滔洪水，夹街霓虹灯给冲得遍地色欲横流，蓝一场，红一片，绿一摊的，直打到脸上。冷气太强，冻得两人像蟒蛇吐信，嘶嘶作响，呼出来的气息立刻雾成一团白烟。他却不让老秦开小冷气，自虐地任其暴露在寒气之中，感觉手脚冷湿地硬化成一层鳞甲，直到他的车子不知怎么倒进一个空位，轰隆停住，他整个人跌在方向盘上，哔哔哔把喇叭压出一叠串尖叫，他们才惊醒了过来。

下了车，扑面一股潮腥，猛不防像掉进热带沼泽里，各色霓虹灯开着热带冷艳有毒的大花，他们不知道这里是台北市的哪一个地方。他拦住一辆计程车，两人坐进去，道："仙乐施。"

车子却煞——地停住，车门弹开，要他们下车。他正要发脾气吼，司机已不耐烦道："到啦，仙乐施。"他们往外一望，可不是，对面正是仙乐施银红的霓虹招牌，经过一场雨洗，晶

晶闪亮着，可爱得很。你推我挤地跌出车外，就跟呼过了似的，两人high得笑做一堆，喳喳跋涉过夏雨浇过的街道，溅得一裤管沙水，浑身分不清的是热、是冷、是潮、是干，一头栽进仙乐施的黑窟里。

周年庆，舞客很多，叶看到他还带了人来，比平时多讲着甜蜜应酬的话，不一会儿嗓门就岔哑了，逢人便抚着自己脖子抱歉地笑，道："没有声音啦。"仿佛非常快乐。

他帮叶做成绩，买了茶舞一百节，晚舞二十四节全包，加六节吃消夜，一万郎当。当叶温软地贴着他跳布鲁斯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中兴电机的石头，不定石头可以帮他忙，找到比老秦那边便宜的货。他的胃，又隐隐痛起来。

老秦带了一位高个子出场，一块吃了消夜后鸟兽散，他去叶那里。但是和叶做了一半，竟趴在她身上睡着了。

一觉醒来，两点多钟，脑袋胀得像七月裂开的石榴。他离开叶住的地方，巷子湿湿的未干，沿途堆着集拢在一处的垃圾袋，有的被猫狗扯开，烂肠烂骨拖散一地，惊起了一只猫，箭地飞过他面前，踞在墙头，眼珠朝他发着森森的磷光。高楼万户，大约每一户人家都开着冷气，白天不觉得，入夜之后，整个城市的谷底像一座燃动中的轮机舱，轰轰震响。蓦地一溜水滴滑进他后面的衬衫领子里，是凸出于楼窗外的冷气机落下的水滴，令他觉得，有如把屋内所有人的污汗都吸食之后排出来的废液，那样恶心的，他狠狠擦拭着脖子背后，心想，难怪台北越来越热了。

垃圾车从他身后驶来，沉重的步履像一部坦克过境，留下五味杂陈的*气味，凝滞不散，他赶快逃到大马路上，那栋报社大厦依然灯火通明。他看见工人站在仓库平台上，将输送带滚出的一捆捆报纸传进铝皮的运报车里，装载完毕的车子便开了出去，一辆接一辆地，很忙碌。这就是明天早上，不，已经是今天，发送到全省的、即将为众人所知道的新闻了。每次，他总有冲动想去抽一份出来，先睹为快，但也仅止于想想，骂自己一声无聊透顶。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11）

他招到计程车，仍回仙乐施那条街，找到自己的车子，不幸发现，短短的这一刻工夫，车里的音响竟被撬走了，车门的钥匙孔整个被捣穿，约是一种钝器，像凿山洞的大约翰那样硬捅，一铰，门就开了，快得很，一分钟干一件案子都行。

当下他简直欲气无力，一种放弃争斗的平静，就像许多年前燕怡那帮死党男生，知悉他决定和燕怡分手时，约他出来谈判，他早也想揍他们一顿，几乎是抱着大不了一死的怨愤去赴约的。夜晚的巷子里，讲没两句话正要恶打起来，社区的警卫不知怎么巡了来，问他们在干什么，那一下，他忽然感到，一切是如此无力而且无所谓。几个人跟警卫闲扯，最后他还把身份证掏出供查，道："都成年了，还打什么架，不会打的啦。"讲着居然笑得出来。

时代真是进步了，作案的方法都不一样了，"算输你！"他喃喃冷道。

德美问他："你说什么？"

"我说现在的人越来越厉害了。真衰。"

音响被挖走的那块方洞，呈现着很冤枉的败象。德美道："还好我们有保险，不然我都不晓得被偷，算保险公司也要赔的咧。"

他们正在开往嘉义的高速公路上，旱魃魃的河床上生着烟。这两天拉肚子，身上都是征露丸蹿鼻的药气，辛烈而挫折，完全是情绪性的腹泻。他道："我这次包的工程，白做了。"

"白做？"德美像猎狗咻地惊竖起耳朵，绷硬的声音问他。

他道："我跟他们订的电缆，他们不给，没办法——"

"他们为什么不给？"

他道："几家一路货，工程轮流标，这次是新大洋，被我标走了，新大洋就叫他们不给我货。"

德美道："那你就不要跟他们订，哦只有他会做了不起！"

他道："现只有他们做这种特殊电缆，结果老秦帮我弄到的要贵一倍。"

德美急道："哎呀你怎么不搞清楚就去跟人家标呢，他们那

么多公司，你嘛一个人算老几——”

“我他妈的老大！”他火又上来，吼道，“不赚不赔，白做一场，我买次教训可以罢。要不是老秦的表舅在里面，押标金五十万泡汤，没信用，以后我还要不要做，我不死啦！”

德美道：“你跟我叫那么大声干什么。”

两人为了孩子跟前，各自把火气强制压下。车走了一会儿，德美眼角看见他蹙着眉头，脸色发青，知他胃又痛了，便叫后座的小玫传过来保暖水壶和手提袋，取出药瓶，给他倒了两颗卡贝金吃下。一路无言，车过北回归线时，母子三人都已睡着了。

岳母信天主教，二弟的葬礼就用天主教仪式，教会来了一些兄弟姊妹唱诗，据说二弟的脸修补得很好，保持了他生前完整的模样，看不出是凶死的，岳母觉得满安慰。

仪式结束后，大家依次到灵堂后面绕棺木一周，看望死者。吕聪智抱着儿子，列在队伍之中往前移动，却看见岳母制止的严厉眼光投过来，教他不要让孩子看，毕竟是不祥的横祸罢。他便带了小玫一起到灵堂外边，殡仪馆内种了许多七里香，两小孩采着橘红的豆果玩，炎阳底下也不怕晒。

送火葬场时，他带孩子连德慧的女儿，回老家睡午觉。大伙弄到晚上才回来，德慧、老五、德芬只等母亲下面疙瘩吃，就呆呆坐客厅里看电视。德芬毕业已一年了，也不出去找事做，要说蹲在家里等嫁人，又没这个意欲，安然处于停顿状态中，日趋懒散。

《炎夏之都》第二部分 炎夏之都（12）

德慧本来是她们女孩里最好看的，专科毕业后在基地福利社做事，和一位美术教员有感情，父亲反对，她一气之下就随便嫁了一个追她的空军少校，婚后只往娘家跑，女儿生下后便不回去了，干脆娘家住定。她原本柔和的鹅蛋脸，近年越变得线条尖硬，寡言寡语的，一出口就冲人。他看看这一家子，替岳母感到难受，正想着，听见厨房有人哭泣，德美帮忙在做面疙瘩，眼也红湿的。

岳母道：“别人家孩子都带得好好的呀，我不也照样带的，

弄到一个死了，一个有病，你姊姊又是那样，我出去见到人，都没有面子啊，做人做得真失败。”

德美道：“老五不错啦，念统计好找事。”

岳母道：“我想到阿新，心这里，会痛……”

很久以前的荒唐事，必定也让岳母痛心过。他是在小玫出生一个月以后，才出现在他们母女前面，接他们回台北去住，岳母站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去，那双驯良和平如牡鹿般的眼睛，看着他，好像在说：“好好对待我的女儿吧。”

他认识德美在先，追她追了一年，德美心在太多事情上，当他老土，始终若即若离的。燕怡念广电科，和德美极不同。他一辈子不会忘记，燕怡在他底下紧紧抱住他，像是笑像是哭地喃喃说：“有身体好好，有身体好好。”他感动得任眼泪掉进她蓬香的头发里，发出像水滴打在火上的淬淬的响声。二十岁的身体，他们随时随地不厌其烦地*。他陪她去学开车，光天化日，车子热得像一座蒸桶，他们是桶里两条火烫的鳗鱼，不一刻就又缠在一处，大太阳给隔在带有一点浅褐色度的窗玻璃外，混混沌沌一块圆饼。车座的胶皮渗出胶汗，要被他们掀脱了一般，毕毕剥剥发着可怕的声音，他们倒下去时头顶的天空，亦因着那浅褐色度的窗玻璃，显得洪荒草昧。

那年暑假，他便在燕怡家里开的餐厅打工，整两个月住在她家，半夜溜进她房间，睡到天亮。有时燕怡捻亮了台灯，会引来飞蛾在纱窗外面扑击，而总是有两只壁虎立刻出现。他们趴在床头上观看，壁虎从纱窗的一角幽灵似的浮出，缓缓伸出锐角形的头颅，凸鼓的腮帮激动抽振着，像一支帮浦。身躯潜水艇般的，不动声息朝前划进，尾巴则如运笔千钧，劲道十足地左一扫、右一扫，极狠。被盯住的蛾虫，为其势所慑，迷弱地搧着两翅，可怎么也跑不掉的，迅雷之间就给咬住，呱喳两下，进了肚子。透光看见它肚皮里的蠕动，直到一只只飞蛾把它填满成了不透明体，贴在纱上恹恹地呼吸起伏。此时它的四个手掌显得更玲珑白嫩了，像婴儿的小手那样，逗人喜欢。燕怡很爱这两只壁虎，早晨起来，总要察看窗台或墙边有没有壁虎拉的黑白相间的屎米，若给她找到，便叫他来看，高兴得

很。他一直想不通，壁虎是从哪里钻进房间来的。

德美知道他跟燕怡要好后，忽然便对他回心转意了。两人同班四年，倒像兄弟姐妹的情感，德美跟他道：“毕业了，我去澎湖教书吧……”讲着眼眶红起来，他听了难过，骂她神经病，但也不知如何来解决这个事情。在一回跟德美吵架之后的和解中，两人糊乱糟糟地就好了。四年来第一次，他眼看自己走向更复杂难解的深渊，却一点自救的办法没有。

毕业后燕怡在父亲的餐厅暂时管账，他们一家已准备移民美国，燕怡要他跟她去。那时岳母梦见德美牵着一个小孩回家，醒来怔怔的，便要上台北一趟看德美。他跟德美，和班上的阿瑛，仍住在学生时期分租的民宅里，已各自为政，德美坚决不肯把孩子拿掉，他就知道已失去一切。燕怡哭着说难道只是因为她没有孩子她就输了。他最后打电话给燕怡，要把她送给他的一条K金项链和她写给他的信，都还给她，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听见燕怡在电话那头哭起来，感到一种自虐虐人的、凄惨的绝望里的快乐。

COAY Books